古清涼傳　廣清涼傳　續清涼傳

五臺山清涼傳總目

古清涼上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古清涼下　遊礼感通一　支流雜述

廣清涼上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来至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埵右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所七

廣清涼中　菩薩化身爲貧女一　天女三昧姑二

一塑真容菩薩三　牛雲和尚求聰明四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五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六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七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八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九　亡身徇道僧俗十
州牧宰官歸信十一　高德僧事跡十二
廣清涼下
高德僧事跡之餘一　高德尼尊事跡二
南宋僧俗所覩靈異三　靈異鳥木四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
續清涼上　清涼山賦并五頂臺詩
續清涼下　無盡居士張商英天覺述
釋迦佛賦　釋迦如來成道記　崇教事跡
補陀傳　自在功德品第一　洞宇封域品第二
應感祥瑞品第三　興建沿革品第四　附錄第五
觀音大士讚第六　名賢詩詠第七　峩嵋讀

古清涼傳卷上

唐朝　藍谷　沙門　慧祥　撰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立名標化一

謹按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有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常為說法余每覽此土名山雖嵩岱作鎮蓬瀛仙窟皆編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於金口傳之寶藏宅萬聖而敷化自五印而飛聲方將此跡美曜靈山利周賢劫豈常篇之所紀同年而語哉今山上有清涼寺下有五臺縣清涼府此實當可為

龜鑑矣一名五臺山其中五山高聳頂上並不生林木事同積土故謂之臺也酈元水經云其山五巒巍然逈出群山之上故謂五峯晉永嘉三年鴈門郡葰桑果蘇寡二切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為之步驅而不返遂寧居巖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為仙者之都矣仙經云五臺山名為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雜異記云鴈門有五臺山山形有五峙一臺常晦不甚分明天清雲散有時而出括地志云其山層盤秀峙曲徑縈紆靈嶽神谿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遊

山者往而不返集記者曰文殊師利者蓋法身之大
士也先成正覺名龍種尊名歡喜藏亦號普見如來
今以方便力現爲菩薩所以對揚聖衆攝濟群蒙鞭
其後者驅之彼岸詳乎道也識智無以造其源談乎
跡也名數不可階其極但以迷徒長寢莫能自悟遂
使俯降慈悲見茲忍土住持古佛之法常居清涼之
地表跡臨機誘我含識般泥洹經云若但聞名者除
一十二劫生死之罪若禮拜者恒生佛家若稱名字
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若有宿障夢中得見形像者
百千劫中不墮惡道大矣哉斯益也火宅諸子何可
忘懷但愽望張騫尋河源於天竺沙門法顯求正覺

於竺乾況乃咫尺神洲揄揚視聽其來往也不形於晦望其陟降也匪勞於信宿豈可不暫策昏心聊揮懈足歷此微欵爲覺路之津乎或問大聖化物理應平等正宜周旋億剎何乃滞此一方乎荅曰誠如來旨誠如來旨但具三緣須居此地一是往古諸佛展轉住持二使無志下愚專心有在三爲此處根熟堪受見聞余謂揄揚之道如斯而已矣

封域里數二

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東南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嶽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若乃崇岊

疊嶂淸谷飛泉觸石吐雲即松成蓋者數以千計其霜雪夏凝湮霧常積人獸之不可闕涉者亦往往而在焉登中臺之上極目四周唯恒岳居其次自餘之山谷莫不迤邐如淸勝也

中臺高四十里頂高地平周迴六里零二百步稍近西北有太華泉（亦名池也）周迴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後感者或深或淺不同其水淸澈凝映未嘗減竭皆以爲聖人盥漱之處故往還者多以香花財賄投之供養臺頂四畔各二里絕無樹木唯有細草靃（息委切）靡存焉諸臺無樹有草例皆准此酈元水經注云東裝谷水源出中臺其水衆溪競發控於群川亂流西南

經西臺之山歷東峩谷謂之東峩谷

東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周廻三里去中臺太華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記言諸臺高下遠近里數多相乖越蓋是取道不同或指基有異今聊據一家存其大致也欲向東臺先從中臺經北臺而過中間但乘岡嶺不阻溪澗頂上無水唯有乱石小栢谷水出北臺下北注滹沲(音陀)其山東南延四十里連入恒州行唐縣界翻嶺山東相連恒岳西北延十三里連入繁峙縣界大栢谷

西臺高三十五里頂上地平周廻二里有水東去太華泉四里其山西北延三十里入繁峙縣界西峩谷

南臺高三十七里頂上地平周廻二里無水北去太華泉八十里南有溪水源出此山發源東南亂流入東溪水其山正南延六十里連五臺縣界當欵巖寺北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三里南去太華泉十二里頂上往往有磊落石叢石澗冽水不流其山正北延二十里連繁峙縣界大柏谷谷中有水源出北臺流注滹沲山海經云泰戲之山滹沲之水出焉郭璞注云今滹沲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括地志云泰戲武夫即一山也今名泒(音孤)山即在臺東去繁峙縣九十里

自周穆遇化人之後漢武得金神已前去緒昭彰久形於簡牘矣但以秦正肆虐焚燒詩書遂使妙業真乘與時而昏洎顯宗感夢波瀾斯盛泱宸瀛而啓路架日月以爭暉偉哉可略而言者也爰及北齊高氏深弘像教宇內塔寺將四十千此中伽藍數過二百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眾衣藥之資焉據此而詳則仙居靈跡故觸地而繁矣遭周武滅法釋典淩遲芳徽盛軌湮淪殆盡自非神明支持罕有僕存者也今之所錄蓋是其徒至於真設凋殘可謂長太息矣其有修建塔廟造立尊儀景業可稱事緣弘替者雖非往古並即而次之

中臺上有舊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
有小石塔數十枚並多頹毀今有連基疊石室二枚
方三丈餘高一丈五尺東屋石文殊師利立像一高
如人等西屋有石弥勒坐像一稍減東者其二屋内
花播供養之具氈薦受用之資莫不鮮焉即慈恩寺
沙門大乘基所致也基即三藏法師玄奘之上足以
咸亨四年與白黒五百餘人往而修焉或聞殊香之
氣鐘磬之音其年忻州道俗復造鐵浮圖一高丈餘
送至五臺首置於石室之間南有故碑二見今已倒
抑文字磨滅維餘微映余洗而視之竟不識一字一
前刺史崔震所造一忻州長史張備所立相傳云備

曾遊山感聖遂立此碑以述微緒將七百餘人引之登臺豎焉從此東南行尋嶺漸下三十餘里至大孚圖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遊止具奉聖儀爰發聖心創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將弘大信且今見有東西二堂像設存焉其餘廊廡基域髣髴猶存括地志以孚為鋪高僧傳以孚為布斯皆傳錄之謬也然此山諸處聖跡良多至於感激心靈未有如此也故前後經斯地者雖庸識鄙心無不懇惻沾襟感思改易其二堂之下不容凡止昔有僧於東堂夜宿端坐誦經忽覺扶擲墜之東澗自兹厥後往者無犯焉昔此寺有三沙弥每聞宿德話有靈隱

遂相將巖谷訪覓冀得逢遇已四五日喉粮欲盡尋路將歸至一馬嶺息於樹下須臾見一肥黑人沿嶺而上沙弥叩頭作禮與言聖者見遺道術此人旨云我待明日更來爾等且向東山松樹下待之若見入穴者求之自得便下嶺南去沙弥尋嶺至東山下得一大樹其樹腹空如門戶視下杳冥沙弥樹傍竚立日午後雲間飄然如疋帛下落樹前乃一丈夫也徹髮高耳色若桃花徑入松穴沙弥等不敢近之惝怳相視一人云據穴口待出以死拘之良久其人纔出沙弥急抱餘者禮拜乞恩此人極怒罵云癡頑物何不放我卒不開言沙弥放之騰空而去於是相將尋

西歸至非日值肥人之所忽見此人復披林上嶺逕謂沙弥曰伊更作何言報云極嗔無語肥人笑曰嗜酒來飲爾令惱之慎不復來急取伊酒好飲言訖北下沙弥依語入穴有磴直下可二丈許平行北下即是白石遍穴光明如晝有一銀瓮以銀盤盖之上有銀盞其酒芳香辛美非世間之味沙弥飲之僅得出穴沙弥悉醉比覺口外各有細虫如馬尾交橫無數於是顏色鮮澤氣力兼倍還寺數朝一時而失

寺南有花園可二三頃許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晃曜狀同野錦即魏孝文之所種也土俗云其花夏中稍茂盖末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時俱發經停七

日颯尔齊凋但以幽險難尋故使見之者寡矣括地志謂之花園云靈草繡林異種殊名鳥獸馴良任真不挨信為佳景也從花園南行二里餘有梵仙山亦名仙花山從地際極目唯有松石菊花相間照爛傳云昔有人於此餌菊得仙故以梵仙仙花為目也今上麟德元年九月遣使殷甄萬福乘驛向此山採菊大孚寺東北二百步有五臺祠祠隋末火燒雖有處所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燒身寺其處先有育王古塔至北齊初年第三王子於此求文殊師利竟不得見乃於塔前燒身供養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閹豎劉謙之自慨刑餘又感王子燒身之事遂奏訖入山

修道勑許之乃於此處轉誦華嚴經三七行道祈見
文殊師利遂獲冥應還復根形因便悟解乃著華嚴
論六百卷論綜終始還以奏聞高祖敬信曰此更增
常日講華嚴一篇于時家盛昔元魏熙寧元年有懸
瓮山沙門靈辯頂戴此經勇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誠
感悟乃同曉玆典著論一百卷時孝明皇帝請於式
乾殿敷揚與百寀輔名僧皆從北面法師以正光三
年正月而卒時年三十有六豈非精進所致異世同
塵哉
王子燒身寺東北未詳其遠近里數是中臺北臺南
東臺西三山之中央也徑路深阻人莫能至傳聞全

剛窟金剛窟者三世諸佛供養之具多藏於此按祇洹圖云祇洹內有天樂一部七寶所成簨曰又按靈跡記云此樂是楞伽山羅刹鬼王所造將獻迦葉佛以為供養迦葉佛滅後文殊師利將往清涼山金剛窟中釋迦佛出時却將至祇洹一十二年文殊師利還將入清涼山金剛窟內又有銀箜篌有銀天人坐七寶花上彈此箜篌又有迦葉佛時金紙銀書大毗奈耶藏銀紙金書修多羅藏佛滅後文殊並將往清涼山金剛窟中

昔高齊王時大孚寺僧祥雲俗姓周氏不知何許人年數歲而出家初依并州僧統釋靈詢為弟子統欲

觀其宿習便以大乘藏經任其探取乃得涅槃因令
誦之未涉朞年一部斯畢日誦一遍以爲常准既聞
此山靈乃往居之後於寺南見數十餘人皆長丈許
中有一人威稜審盛直來迎接頂禮云請師行道七
日雲曰不審檀越何人家在何處曰弟子是此山神
住金剛窟於是將雲北行至數里見宮殿園林並飾
以朱碧雲乃居之誦經其聲流亮響滿宮室誦經訖
神以懷其珎物奉施於雲雲不肎受神固請納之雲
曰貧道患此微生不得長壽以修道業檀越必不遺
願賜神靈之藥神曰斯亦可耳即取藥一丸大如棗
許色白如練奉之雲受已便服遂獲登仙還經師所

像謝而去
中臺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臺者常遊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間内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又有房宇厨帳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儼禪師於此修立擬登臺道俗往來休憇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十七出家徑登此山禮拜祈其所幸願造真容於此安措然其道業純粹精苦絶倫景行所覃并部已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
孝文石窟故像雖人主之尊未參玄化千里已來莫不聞風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氈毳以供其福務焉自餘勝行殊感未由曲盡以咸亨四年終於石

室去堂東北百餘步見有兼塔跏坐如生往來者具見之矣石堂之東南相去數里別有小峯上有清涼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於今在焉

東臺亦有疊石塔高六七丈中有文殊師利像臺之東連恒岳中間幽曠人跡罕至古老相傳云多有隱者余常行至臺之東北遇會一人問其古跡彼乃以手指臺岳兩間曰昔時因獵經至臺東忽見茂林花果十餘頃及後重尋莫知其處且諸臺之中此臺最遠其間山谷轉狀故見者亡失所懷禮謁之徒多不能至

昔有一僧遊山禮拜到中臺上欲向東臺進見數十

大蟲迎前而進其僧誓畢身命要往登之俄而祥雲
欝勃生其左右顧眄之間宾如閑目遂深懷大怖慨
恨而返余與梵僧釋迦賓多登中臺之上多羅初六
必去後竟不行余以為聖者多居其內矣
西臺畧無可述臺之西有秘麼崖者昔高齊之代有
比丘尼法秘惠心天悟真志獨拔脫落囂俗自遠居
之積五十年初無轉足其禪惠之感世靡得聞年餘
八十於此而卒後人重之因以名崖焉余曾與二三
遺俗故往尋之觀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觀也崖之東
面壁立數千丈石文五色艶似朝霞有松樹數行植
根崖腹於是兩邊漸降合於西面中間一路纔可容

身自餘天然狀如城郭而佛堂房宇猶有數間禪錙之跡足使觀者興懷耳

南臺靈境寂寞故人罕經馬蹟而有佛光山下有佛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間僧室十餘間尊儀肅穆林泉清茂

昔有大隋開運正教重興凡是伽藍並任復修時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於此有終焉之志遂再加修理禪師俗姓邢氏本土人也馳馬之歲即預出家宿植德本早懷律問初從介山之右抱腹山志昭禪師所詢求定驗超亦道隣將聖妙盡還源而內蘊知人特賜殊禮告衆曰解脫禪習沖明非尔徒所及勿同

當輦令其執僧役也炎涼未幾遂返故居自尔常誦法華并作佛光等觀脫數往大孚寺追尋文殊師利於東臺之左再三逢遇初則禮已尋失後則親承音訓語脫云汝今何須親禮於我可自悔責必悟解耳脫敬承聖旨因自內尋乃悟無生兼增法喜遂慨然獨善思懷曠濟祈誠大覺請證此心乃感諸佛現身同聲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曉此法眼　一切諸佛皆隨喜

脫又問空中曰寂滅之法若為可說得教人耶諸佛即隱但有聲曰

方便智為燈　照見心境界
欲究真法性　一切無所見

又曾本州都督請傳香戒法化巳畢將事東歸都督并及僧徒送至城東首日時向暮脫自念不得燒香供養蹶踖慚愧遂聞城頭有聲曰

合掌為花鬘　身為供養具　善心真實香
讚歎香煙布　諸佛聞此香　一時來相度
衆等勤精進　終不相疑悞

時脫既聞此聲弥加勇猛自尔之後證入逾深高山景行是焉攸屬箋曰按別傳云辯脫禪師既蒙大聖指示心印乃謙卑自牧專精侍衆厥後大聖躬臨試驗脫每清旦為衆營粥大聖忽現於前脫殊不顧視大聖警曰吾是文殊吾是文殊脫應聲曰文殊自文

殊解脫自解脫大聖審其眞悟還隱不現於是遠近輻湊請益如流咨承教誨日盈萬指師之德業如慶雲之庇於八方若甘雨之潤於百穀四方衲子無不瞻依師凡徹勵於人唯嚴唯謹彼時未成叢席故露坐者多遂使瓶鉢繩床映備林藪俯徇善誘隨事指撝務攻其所疾累無常準故遊門之士莫能窺其庭奧也然不出其寺垂五十年學成禪業者將千餘人自外希風景徹波瀾復過數倍念尋傳記多見古人雖衡岳惠思十信顯其高位台山智者五品標其盛列至於裴訓門人使我生其羽翼者未有若斯之盛也自非行位超絕俯跡同凡必是大聖潛通照其弘

誘耳故恒岳之西清涼東南之隅有清信女患目盲常獨山居心祈文殊師利聖者晝夜精懃至誠懇禱感聖加被遂得重明後不知其所終又恒州上俗五十餘人六齋之日常賫花香珍味来就奉獻文殊師利及萬菩薩年年無替又捨珍財選地建寺文石刻銘至今猶在元魏沙門釋曇鸞本鴈門高族在俗之日曾止其寺結草為庵心祈真境既而備覩聖賢因即出家其地即鸞公所止之處也後人廣其遺址重立寺焉今房屋十間像設嚴整又水谷西十五里有公主寺基域見在未詳其 致焉 李賓

古清涼傳卷上

古清涼傳卷下

唐朝 藍谷 沙門 慧祥 撰

遊禮感通四

支流雜述五

余幼尚異槩長而弥篤每聞殊方之唱輙慷慨興懷執謂一朝翻然自致誠矣遂得攬揪木啓荒蓁厲寒忘疲直登中臺之首於是俯瞰萬物傍眺千里足蹈風雷之上志凝霄漢之中忽然若捨其浮生迢迢焉似凌乎天庭始悟狀觀之洞思小大之傾者雖未覩王山九疊之妙鷲峰雞足之美內撫微躬亦何幸之多也豈徒千載之一遇故乃萬劫之稀逢耳但玄樞難兆幽關罕闢苟在未悟雖近而遐瞻望神京不能

無聽然承近古已來遊此山者多矣至於群錄鮮見倫通良以時無好事故使芳塵委絶不存遠大後生何仰焉且如曇鸞曇遷惠安惠瓚皇釋門鵷鷺寶地芝蘭俱登臺首幾闕誌記自余徑踐者胡可言哉所以摭拾遺文詳求耳目庶思齊之士冥征同往又按別傳云文殊師利周宇文時化作梵僧而來此土云訪聖迹欲詣清涼山文殊師利住處於時智猛法師乃問其事總伸啓請俄失梵僧此似曉勵群蒙令生渴仰若篤信神通者豈遠乎哉齊定州僧明勗未詳何處人也少懷倜儻志槩凝峻承聞此山神秀文殊所居褰裳負笈杖錫而至凡事幽深靡不畢造唯覓

文殊師利未經數日遇一異僧狀同其志亦裹粮杖
錫云覓文殊偶然一處忽尒相見於是明㬎即禮異
僧異僧亦禮明㬎各云大聖太聖願見救度如此之
俱因而乃止始問訊方俗各述所居㬎遂無疑而忻
得同志相隨登陟經於三日至東臺東南見一故屋
中有數僧並威儀踈野容貌蕞陋異僧初不致敬火
亦明㬎惕之既接瞻涼投中寄宿尒夜異僧暴疾困
篤難堪便利狀希臭穢無已但云我病困如此之聲
未常斷絕乃相勸出山因離其處行百餘步住屋異
僧倏焉俱失㬎方悟聖人慨其愚暗崩號慟絕幾至
滅身懇款旬餘更無所見還歸本住向名德叙之識

者告曰我病困者遺汝我人之病困也汝當覺之必
纂度脫黽勉乃將導聖誨謙卑自守縱遇童隷敬接無
厭每轍思之流淚終日年七十餘終於所居
同沙門未詳其氏諱郎前娑婆寺主明禪師之師也
少年出家遊歷明山禪習為業晚到五臺山與明俱
正娑婆寺後將明尋求聖跡往東臺東花林山至一
名谷且入深山忽見石臼如新搗藥傍有木杵有藥
香師告明曰我今求此聖得鄰須臾間有二人至形
容偉大長眉披髮因頂禮捧足請救危厄仙人曰我
共衆議詳審汝行乃北行二十餘步二人遂去良久
更有一人來只云汝來已久可遂我行至一石邊回

顧語沙弥曰汝可徐行勿驚清衆言訖忽見茂林清泉名花異果廊廡交映樓臺間出鮮花照爛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或道或俗儀容温穆對坐談笑明師步步修敬徐面直進彼問曰汝從何来能至我所然此間清淨果地不宜小兒汝送沙弥令出衆外方来相見明師敬諾承命送出沙弥自怳多幸方思啓問未行數步怳若有忘徘徊四望都無所見唯高山巨谷橋木秀林而已師謂明曰與汝無福其若是乎乃尋路而歸倍加懇厲年八十有四卒於娑婆寺焉

隋并州人高守節家代信奉而守節尤深最為精懇到年十六七時曾遊代郡道遇沙門年可五六十自

稱海雲與之談敘因謂曰兒能誦經否答曰誠其本心雲即將向臺山至一住處見三草屋纔可容身乃於中止教誦法華經在外乞求給其衣食節屢見胡僧來至與師言笑終日歸去後雲輒問識向胡僧否曰不識雲執似戲言曰是文殊師利菩薩節雖頭承此告未悟其旨後忽使節下山就村取物仍誡之曰夫女人者衆惡之本壞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間宜其深慎節敬諾受教下山中路見一女人年十四五衣服鮮華姿容雅麗乘一白馬直取其前叩首向節曰身有急患要須下乘馬好跳躍制不自由希君扶接濟此微命節遂念師言竟不回顧女亦追尋數

里苦切其辭節執志如初俄而致失旣還本處具陳其事師曰汝真丈夫矣雖然此是文殊菩薩汝尚不悟猶謂戲言然於此誦經九歷三載法華一部甚得精熟後聞長安度人心希剃落晨昏方便諮師欲去師曰汝誦得法華經大乘種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當詢好師此之一別難重相見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依止卧倫禪師節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倫所倫曰汝從何來荅曰從五臺山來和尚遣與師為弟子倫曰和尚名誰荅曰海雲倫大驚歎曰五臺山者文殊所居海雲比丘即是華嚴經中善財童子祈禮第三大善知識汝何以弃此聖人千劫万劫無由一

遇何其悞也節刀悟由来恨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
眷由希再覩遂許倫返迹日夜奔馳及至故處都無
所見
釋晉明俗姓趙濟州人也年三十出家止泰山靈嵒
寺每聞清涼瑞像乃不遠而来遊於南臺之北鑿龕
修業忽遇一僧姿形偉盛来共談展因問其所住答
在此北邊耳遂共論生死難度煩惱難調言甚垢至
祇云努力努力既別而去時每數來方便周旋唯存
誡勗後有群賊四五人倏然劫奪缘身略盡明旦怡
然初無懼惜賊去其僧遂至明向叙之彈指稱善白
努力努力未經少時有二虎哮吼直入庵内明亦鎮

懷不動次兩日彼僧又來明以情告僧甚喜躍然意
望愍懃復言努力努力更得月許忽風雪飄駛俄深
數尺凝寒猛烈特異於常日暮有一婦人儀容娩嚴
告明曰寒苦之甚請寄龕中明遂憫而許之彼衣跡
薄又無茵蓐更深雪厚呻吟轉多告明求寄牀上明
初不許比至三更其聲遂絕明以手撫之上下通冷
幾有氣息恐其致殞引使登床明解衣蓋及手足襯
以煖之處其全濟夜既深久明忽為睡纏少亦而覺
女乃通身温適細滑非常明遂態火內起便生惡念
方欲摩挱彼已下林以手搭之倏焉而失明於是徧
身洪爛百穴膿流眉毛鬢髮一時俱墮而疼痛辛苦

徹骨貫心臭穢狼藉蛆虫滿室明既獲斯苦慨責無限舉身投地一呌而絕少復醒悟投地如前悲泣哀號聲終不絕唯去大聖願捨愚蒙聲聲相續如此重悔經二月餘忽聞空中有聲曰汝無禪行不可度脫賜汝長松服之當為俗仙矣明承斯告雖慶所聞但未識長松彌加懇惻後經七日空又告曰長松在汝庵前並陳色貌採餌之法明依言取服經三日身瘡即愈毛髮並生姿顏日異乃就婆婆寺僧明禪師所居具陳其事焉不久之間遂化仙而去

唐沙門釋曇韻未詳其姓族高陽人也宿悟泡幻辭親出家退靜幽閑彰乎齠齔年十九投恒岳之側蒲

吾山精備合慧後聞五臺山文殊所居古來諸僧多人祈請遂超然杖錫來詣清涼適至於山下聞殊香之氣及到大孚寺見花園感發又聞鐘磬之音忻暢本懷弥增懇仰於是住木瓜寺二十餘年單居務道然處以危窯服唯敗衲地鋪草薦更無氊席一器一食一受一味清真簡勵蓋難擬也後隨師南邁終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即正觀十六年也

釋昭隱俗姓張本忻州人也童丱出塵師習名德住五臺縣昭果寺苦節真心偶超傳伍學次第定證入殊深栖遲林薄馳好聖默止木瓜寺二十年佛光寺七年大孚寺九年感見之迹殆無詳者至龍朔年中

會賾登臺之日隱時氣力已謝猶扶策到至大孚感滅衣之祥同所覩見年七十餘端然跏坐卒於本寺焉同僧明隱業履淳修每習五停心觀亦四十年多住清涼諸寺

釋明曜未詳姓氏志學之年早祛俗網問津訪道昔無常師曜住昭果寺常誦法華讀華嚴經每作佛光等觀曾同與解脫俱至大孚寺祈請文殊師利至花園比見一沙門容服非常徐行前進又至東邊佛堂將欲東趣曜時驚喜友集肘步而前來至數尺遂無所覩悲歎久之與脫俱返曜形長七尺威容和雅談敘抑揚動止有則會賾先往五臺親承禮拜語賾云

我大業十二年見安禪師歷名山諸寺禮覲聖迹今
日復見法師是不可思議頤法師長命無病弘讚佛
法時年一百六歲未曾策杖而神彩無墜焉後不知
年幾而終

代州有信士失其姓名年二十餘時登臺禮拜忽遇
一僧引之向東臺之東至一住處屋宇如凡人家中
有十餘僧先引者問曰能住修道否答曰能乃即經
停半歲僧等多服藥餌時兼果菜從者神居寡於言
說又於汲井之南見一叢藥圃如河葉大可至尋日
取半邊明生如故初雖怪之後不介意乃與僧徒共
採而食日月稍久暫請還歸僧亦放之少不留礙到

家數宿即來馳赴但見山谷如舊都無蹤跡頻尋家訪寂寞如初其人不知聖人悼責無已余見之時已七十餘矣

唐龍朔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賾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凉山撿行聖跡賾等祗奉明詔星馳頂謁并將五臺縣呂玄覽畫師張公榮等十餘人共往中臺之上未至臺百步遥見佛像宛若真容揮動手足循還顧盼漸漸至近展轉分明去餘五步忽然冥滅近登至頂未及周旋兩處聞香芬列逾盛又於塔前遣帶鞋脩故佛點眼緣畢並聞洪鍾之響後欲向西臺遥見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馬奔就皆共

立侍相去五十步間忽然不見憤慶所赫逢弥僧歎諸又往大孚寺東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飛颺及遶燒藥花園煙焰將盛其園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汲未及至開堂後立起黑雲擧高五丈尋便雨下繁熾無餘雲亦當處消散莫知其由便行至於飯仙山內侍張行弘役聞異香之氣從南向北九是古跡恐還尋存亡名德皆親頂禮憤等既承國命目覩佳祥具已奏聞深稱聖旨於是清凉聖跡益聽京畿文殊實化昭揚道路使悠悠凝長識妙物之冥泓蠢蠢迷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國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極影響神交何能降非常之巨唱顯難思之勝軌千載之

後知聖后之所志焉續又以此山圖爲小帳述略傳一卷廣行三輔云

西域梵僧釋迦蜜多羅者本獅子國人少出家本住摩伽陁國大菩提寺遊方利物並自天眞麟德年中來儀此土云向清凉禮拜文殊師利自云九十五夏每跣足而行常唯一食或復屢中七日兼修露坐不栖房宇而輒至食向東北遥禮至止未久奉表以聞特蒙恩許仍資行調勅遣鴻臚寺掌客爲譯語人凉州沙門智才乘驛往送所在供給多羅以乾封二年六月登於臺首并將五臺縣官一員手力四十人及餘道俗總五十餘人初欲上之日從思陽村行三十

里日中時將到多羅即召集僧徒自行香水持以親手奉施衆僧多羅因不飲食卒經三日食訖將行譯語誠衆曰大聖住處億刼稀聞況得親經誠宜尅念幸各專志勿復諠譁設有所逢但自緘默於是而進路既細澁前後聯翩多羅與二僧最爲先導欲至山下遥望清涼寺下至半峰忽遇神僧立於石上即五體投地頂禮數拜及登未遠乃有數人聞鐘声香氣至臺南五里遂即停泊乃令人作土壇二層高尺餘周方丈許採拾名花四周嚴飾多羅日夜六時遶壇行道又日別數度入水洗身每旦以淨瓶四枚滿盛淨水上著粳米數合牛乳半升使人跣捧多羅呪願

百餘日向人云西各瀉之西方供養之法也經兩宿便進食食訖登臺臺南面乱石鱗次向餘三里多羅肘膝而行血流骨現僅登臺上見白兇猕遶塔而感即於塔前五體布地花辰至酉方還所止明旦更欲登臺其勑使王與余及二三道俗去其十餘步徙倚環立王徐而議曰在京聞此獨多靈瑞及到已来都無所見雖有鍾聲香氣蓋亦未有奇特人間傳者何多謬也言適竟多羅遂呼之譯語而責曰君是俗人未聞佛法何乃於此紛紜興謗余自少已来更無餘德唯尋禮聖跡用以為常依西方傳記南閻浮提有聖人恒止住處凡二十九所余所經者兼茲九矣然

自外祈請契闊良難或一年半年一月半月心祈所

指猶或未允今此大聖慈悲赴衆生願以余寡薄將

爲滿足君旦生態重復福無遇何以輕發樞機自貽

深禍王乃鞠躬頂禮懺謝無已但多羅不解漢語相

去十餘步音辭故是天隔遠近亦未得聞總爲此及

真不驚歎當時從者弥加驚異焉既重登臺乃將香

花及錢投之太花池內復東南向大孚寺其東堂外

登半餘梳落多羅手自泥塗令淨方止於中一宿遂

遵歸路到京之後具向道宣律師述其所感余與梵

僧登臺之日默而念曰此處清凉宜安舍利使往来

觀禮豈不善耶梵僧還後余便往定州恒陽縣黄山

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一尺七寸擬安中臺塔内小者二高九寸擬安北臺鐵浮圖内並作蓮花色道異獸之像亦畫一方之妙焉時定州隆聖寺僧智正及清信孝行者鄭仁閑余比志咸期同往以總章二年四月正寺俱至正時年過七十餘而步涉山水八百餘里并將妙餜上山供養即以其月二十三日與臺山僧尼道俗向六十人俱登之至臺南面僅將下衆而玄雲四合兩下數滴並皆惶懼恐不得安乃捧舍利并函即上到訖礼拜備盡誠敬焚香採花供養舍利無將安置石函綛遶四邊可百餘尺雲霧鄣清圖圓如鏡安函既畢還合如初時有一尼脩往太

華池供養乃見池裏有大藥大龍遶之伯彼方龍花
藥之像也俄而雲雨晴霽於臺宿明旦往北臺正以
所持香花供養敬設中食食訖安舍利安訖禮拜衆
哀號而去有一僧身漏所過於臺下之東北稍下泄
之遂聞谷下隱如雷震之響心悚而趂適投袈裟有
黑風勃然拂衣而過其僧憂惕比下不安余在彼二
年方還京邑余歸之後有清信士不詳其氏諱次往
登之其人年可二十衣服藍縷自云從抱腹山來識
者相傳云每在并州巡市乞焉以所乞得造濾水囊
可七八寸造訖隨處勸人令用凡造數千餘當來之
日亦攜十數信士登臺還到清涼寺下忽聞鐘聲聞

已即禮遐與同侶六人尋之既得至寺誓住一夏禮懺供養於北崖之下結草爲庵初數日之間時聞鐘聲或早或晚十日後每齋時爲唯又於佛堂讀經至夜輕有神光朗照不勞燈燭信士神容簡暢動止肅恭直尒對之祛人鄙悋然凡所談吐綿綿入微時總疑之爲不測之人也余略與周旋不復能備

荆州覆舟山玉泉寺沙門弘景高尚僧也以咸亨二年二月從西京往彼禮拜承遂厥心未詳其所感耳

懸恩寺僧靈察以上元二年七月十日往彼禮拜徧至代州見一人先非舊識無何而至引察從臺北木瓜谷上北臺經兩宿每六時常聞鐘聲又夜聞青雀

數百飛鳴左右不見其形又向中臺經兩宿又往西臺將去之時有百鳥飛引其前還至中臺方乃遠去其年又有并州尼四人往登臺首回還一尼折花五莖欲將向下遂失道路飢寒並至夢一僧賜之飲食因尓不飢仍告曰以汝盜花五莖罰汝不歸五日餘更無苦勿復多憂五日既備得遵歸路西京清信士房德元王玄爽少結塵外之友並因讀華嚴經見菩薩住處品遂心專勝地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往登之初半路食時將到忽聞谷下大聲告曰食時至及登中臺並聞鐘聲香氣後日重往食未畢間又聞谷下大聲連告之曰登臺還去也既承此告即發

人而往後還京邑忻暢本懷請名行僧設齋慶叙焉
洛陽白馬寺沙門惠蔵本汾邑人幽栖高潔僧也孝
敬皇帝重修白馬寺栖集名德妙擇福田蔵深契定
門最爲稱首以調露元年四月與汾州弘濟禪師同
州愛敬寺沙門惠愐汴州沙門靈智并州沙門名遠
及異方同志沙門靈裕等於娑婆寺坐夏九十日中
精加懺洗解夏安居與道俗五十餘人相次登臺蔵
禪師與三十人將至中臺同見白鶴一群隨行數里
適至臺首奄忽而滅僧名遠靈裕等一十八人先向
東臺見五色慶雲僧惠愐後往亦同前見名遠於中
臺佛塔東南六十餘步又見雜色瑞光形如佛像先

高可三丈人或去就光亦隨之禮二十餘拜食父方
澱僧靈智於太華池南三十餘步見光如日大可三
丈百千種色重沓相間霏微表著難可具名而娶娶
形服威儀屈伸俯仰光中悉見如臨明鏡智等尊目
喪神心魂失措頂禮懇誠少選而滅又智等正見光
時佛塔之前有三沙弥項臂焚香以身供養復見此
光在其東面藏等周旋往來向經七日方違歸路焉

文流雜述五

後魏永安二年恒州刺使呼延慶獵於此山有獵師
四人見一山猪甚大異於常猪射之飲羽逐之甚及
午時初雪血跡皦然東南連亘一平原之內有水南流

東有人居屋宇連接猪入其門東門外有二長者鬚髮皓白拄杖問御寺何人乃以實對長者曰此是吾猪而卿妄射當合罪卿今相捨也不得入門裏來獵人對曰以肉為粮逐来三日猪既不得請乞食而去曰可至村東取棗為粮而棗方熟林果甚茂獵師食訖皆以皮袋盛之復跡而還爲延慶說之猶有餘棗一袋并枝葉焉

齊隱士王劇居此山而好養生之術武定年文襄在并州爲世子俊大妃起四部衆大齋王躬率百僚詣齋所前驅靜道觀者遠避時見一人赤白色美眉須頷異衣服鮮麗容狀至偉去馬前百步揮臂而行前

驅驟馬呵逐意不能及迫至城曲隱入人叢文襄逡見之至齋主自行香其人亦在齋坐文襄親問居貫名氏有何道術荅曰滄州人姓王名劇少愛恬靜不甚家事寄五臺山更無道術聞王設四部大齋福德無量竊預禮敬三寶耳

代州郭下有聶世師者士俗以爲難測之人也年可五六十顏容赤黑視睇瞪諦其耳長大可餘四寸居室弊陋衣服破弊凡見道俗必勸之行善或隱竊語人曰今向五臺禮拜近有選官者恐不稱意專心念佛乃夢其人謂曰汝莫憂愁得代州某官我姓聶名世師汝當識我其人驚覺北至銓衙果如所記志心

訪問恰得世師形儀相狀一如先夢乃脱新衣一襲施之自尒代郡官僚常多供養然行獲物輙與乞人君無取者隨在弃之余韋曾遇一中同飯觀其動止實異常流而凡得飯食必分讓上下此侶潛行六和敬事法食訖將別謂余曰閏律提人多不定聚師當努力也後臨終之日家磬自鳴道俗有懐送者雲赴

繁峙縣城内景雲寺邉有老人姓王名相兒採藥爲業余曾至其家食老人與余言叙因云弟子曾向臺北大相谷採藥憩於方石之上有一雙人手紅赤鮮白文理分明齊脘已上合掌生於石裏弟子念曰此多是藥思歆至家撿方料理乃以刀割取數重裹後

置採藥籠內總以袋盛擔之而歸將出谷忽思念曰
此者是仙藥或能變化試更驗之及至廻看唯袋存
焉藥與籠復莫知其處弟子欷歎恨不先啟之山有
藥名長松其藥取根食之皮色如薺苨長三五尺味
微苦無毒久服保益至於解諸蟲毒最爲良驗土俗
貴之常採以備急然神農本草經及隱居所紀並無
此藥近有沙門普明節操昭著感空中聲告因尔而
傳之慶哉末世蒼生遇此大仙之賜也其諸藥可百
餘種大黃人參寔繁其類也

古清涼傳卷下

音釋

上卷 烱古迥切 頴職緣切 嶧舍君切 嶽圭威切 浹子協切 瀛以成切 湮於真切 棣音第 頹杜回切

甦和能切 皛許玉切 惝人掌切 怳許往切 馴似均切 撓奴巧切 闉俗巧切 儼五紀切 覃徒含切 毳墨藏切

鬱於物切 勃蒲沒切 嗁真奇切 蹴子六切 踖資昔切

下卷 攬盧敢切 樛古肴居由二切 勵力制切 蹇居偃切 嗷苦幣切 眺田弔切 鬩火役切 瓆直位切 鴳於元切

捃居運切 橐手貴切 倜他歷切 儻他朗切 蕞祖外切 搗都老切 屡良遇切 駛疏士切 娭於述切 餌而志切

齠徒聊切 齔初覲切 窯餘昭切 丱古患切 賾士革切 祛去魚切 颸南遙切 畿酒希切 泓乙肱切 襪莫發切

鄰鄉戰切 悚七海切 惕他的切 杼直呂切 恂相倫切 裕羊具切 沓徒合切 霏芳非切 劇奇逆切 僂力主切

銓此緣切 襲似入切 齊祖禮切 芘如禮切

廣清涼傳序

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監兼兵馬都監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郗濟川撰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弘深尚不捨於薩埵故

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瑞應之形良以此也昇自世雄示滅像教寖傳金口微言方流於震旦 玉毫妙質不睹於 圓聖智隱而易誣昏衆蕩而難信菩薩所以運童真之應摛遊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願海以澤四生拯覺種上尊之枯捨摩尼寶積之證示爲弟子明正法於能仁嘗作如來稱尊記於普

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君五頂之山溫量於五百仙俱
華嚴說一萬聖眷都學域以演法森佯先而誘人實
樂銀書深銘金剛之窟仰花珠樹大同靈鷲之峰是
以彼刹西來畢命頂禮於真相恭着南至捐軀思接
於慈顏教肇騰蘭以來具聞名蹤地拓擬齊而下益
廣修崇司梵刹以雲屯乾聖儀而呈布盤聲香氣互
傳靈感之蹤寶界金灯感觀神奇之應濟以夙緣薄
祐生建遺法尚餘爾官得寓臺峰時會傳聞偏窮異
跡思得紀述以警後來而年祀寖深簡編幾墜猶有
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亦有傳
記皆文字舛錯詳意乖謬惜乎　大聖之化跡高士

之遺蹤將湮滅乎慈祥所謂時無好事使芳塵委絶信武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真容院妙濟一公其人純粹嚴敬博通感教講論記罔靡不精詣因請公採摭經傳收捃故實附益祥傳推而廣之勒成三卷首以吉祥降世因地終以巨宋覩逢化相名曰廣清涼傳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版印施四方俾師心三寶者覩之益信向尒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正月望日謹序

廣清涼傳卷上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一重編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來至此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埵古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詳夫大聖曼殊室利曳菩薩久已成佛示居因位行菩薩行接引群述者也何以知之按首楞嚴經下卷云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尒時有佛名龍種上尊王如來國名平等乃至尒時平等世界龍種上尊王如來豈異人乎即文殊師利法王子是央掘摩羅經第四云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沙刹有國　常喜佛名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乃至若有聞

是如來名者恭敬礼拜生歡喜閉四惡趣若有持
是如來名號者若今見在及未來世曠野險難諸怖
畏處皆悉蒙護於一切處恐怖悉滅一切八部諸惡
鬼神不能侵擾又大寶積經第六十卷文殊師利授
記會說文殊師利成佛之時名為普見以何義故名
為普見以彼如來於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
刹中普皆令見雖未成佛若我現在及滅度後有聞
其名亦皆必定當得成佛唯除已入離生之位及獲
劣心彼佛刹土名隨願積集清涼圓滿乃至若有得
聞文殊師利名者是則名為面見諸佛若有受持百
千億諸佛名號若有人弥文味師利名者福多於彼

何況稱普見佛名何以故彼百千那由他佛刹益衆生不及文殊師利於一時中所作饒益如是等文證成非一或問文殊師利成佛國土與阿弥陀極樂國土優劣云何答大寶積經云譬如有人折一毛為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阿弥陀佛刹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如來佛刹莊嚴復過於此何以故普見如來佛刹莊嚴不思議故　上說菩薩成佛功德次說菩薩真俗生處且真諦生處者華嚴經七十九說菩薩有十種生處何者為十善男子菩提心是菩薩生處生菩薩家故深心是善薩生處生善知識家故諸地是菩薩生處生波羅蜜家故大願是菩

薩生處生妙行家故大悲是菩薩生處生四攝家故
如理觀察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故大乘是
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故教化衆生是菩薩生處
生佛家故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忍家故
修行一切法是菩薩生處生過去未來一切如來家
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善巧為
父檀波羅蜜為乳母尸羅波羅蜜為養母忍波羅蜜
為莊嚴具勤波羅蜜為養育者禪波羅蜜為浣濯人
善知識為教授師一切菩薩分為伴侶一切善法為
眷屬一切菩薩為兄弟菩提心為家如理修行為家
法諸地為家處諸忍為家族大願為家教滿足諸行

為順家法勸發大乘為紹家業法水灌頂一生所繫菩薩為王太子成就菩提爲能淨家族此名菩薩眞實生處次說菩薩世諦示現生處據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爾時跋陀婆羅菩薩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子已曾親近百千諸佛在此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十方界變現自在却後久遠當般涅槃佛告跋陀羅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室內化生蓮華從母右脇而生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詣諸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

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我所出家學道乃至我今略說為未來世盲瞑衆生又般涅槃經云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隨惡道君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法忍又寶篋經第二卷云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衆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德勝前福德或有問曰菩薩既久已成佛何故復為菩薩答無垢稱經云雖得佛道轉於法輪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又大慈恩寺基法師阿彌陀經疏引經云

我昔能仁師　今為佛弟子

二尊不並化　故我為菩薩
又問何故菩薩名文殊師利荅斯乃古時訛略梵語
今　巨宋新傳及唐時不空三藏所傳皆云曼仁祖切室利二合曳此云妙吉祥此菩薩立名有二初就世俗
因瑞彰名二就勝義以德立号且初世俗因瑞彰名
者以菩薩生時有十種吉祥事故所以菩薩名妙吉
祥也何為十種吉祥之事一天降甘露二地涌伏藏
三倉變金粟四庭生金蓮五光明滿室六鷄生鸞鳳
七馬產麒麟八牛生白牝九猪誕龍豚十六牙象現
所以菩薩因瑞彰名也二依真諦立名者據金剛頂
經說由菩薩身普攝一切法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

智慧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內極妙吉祥故名妙吉祥也故知文殊師利菩薩神通功德不可思議大華嚴經第六十一八法界品舍利弗告諸比丘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清淨之身相好莊嚴一切天人莫能思議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圓光映徹令無量衆生發歡喜心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光網莊嚴滅除衆生無量苦惱汝可觀察文殊師利衆會具足皆是菩薩往昔善根之所攝受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左右八步平坦莊嚴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住之處周迴十方常有道場隨逐而轉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具足無量福德莊嚴左右兩邊有大伏藏

種種珍寶自然而出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曾供養佛善根所流一切藥間出莊嚴藏汝可觀察文殊師利諸世間主雨供具云頂礼恭敬以為供養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十方一切諸佛如來將說法時悉放眉間白毫相光來照其身從頂上入又云文殊菩薩能隨所樂現自在身威光赫弈蔽諸大衆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自在大悲起說法心以廣大辯才將為說法文多不載故知菩薩以大善巧極接群生為不請友救世大悲斯言信矣華嚴七十九弥勒菩薩告善財言文殊師利所有大願非餘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薩之所能有善男子文殊師利童子其行廣大其願

無邊出生一切菩薩功德無有休息善男子文殊師利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母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薩師教化成熟一切衆生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常於一切諸佛衆中為說法師一切如來之所讃歎住甚深智能如實見一切諸法通達一切解脫境界究竟普賢所行之行善男子文殊師利是汝善知識令汝得生如來家長養一切諸善根發起一切照道法値遇真實善知識令汝修一切功德入一切願網住一切大願為汝說一切菩薩秘密法現一切菩薩難思議行與汝往昔同生同行是故善男子汝應往詣文殊之所莫生疲厭集傳者曰按此而論

既彼善財得見文殊皆是往昔同生同行乃至不生
疲猒況今之火宅諸子若能專心求見大聖豈不宜
哉

菩薩應化揔別機緣二

夫大聖應化有揔有別隨機緣故云何爲揔荅如華
嚴經第五十卷說譬如月輪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
等爲四一映蔽一切星宿光明二隨逐於時示現虧
盈三於閻浮提淸淨水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見者皆
對目前而此月輪無有分別無有戱論佛子如來身
月亦復如是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爲四一所謂
映蔽一切聲聞緣覺學無學衆二隨其所宜示現壽

命修短不同而如來身無有增減三一切世界淨心衆生菩提器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衆生有讐對者皆謂如來唯現我前隨其心樂而爲說法令得解脫乃至而如來身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今文殊亦尒故菩薩般涅槃經云住首楞嚴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初生或現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饒益衆生乃至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說此土所顯即是菩薩徧一切處普應機緣故名爲總故華嚴抄引經偈云

文殊大菩薩　不捨大悲願　變身爲異道

或冠或露　或處小兒叢　遊戲邑聚落

或作貧窮人　衰容爲老狀　以現飢寒苦
巡行坊市鄽　求乞衣財寶　令人發一施
與滿一切願　令使發信心　信心既發已
爲說六度法　領萬諸菩薩　居住五頂山
放億種光明　人天咸恭觀　罪垢皆消滅

二別者即今偏在清涼五臺山是也以此處機緣勝故又是本所居金色世界報土在此也按大唐東夏神洲感通錄宣律師常於唐麟德元年仲春之季有數天人来禮覲律師共相談敘律師因問天人云古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說文殊是舊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是大千總号如何

偏在此方天人荅云文殊者法身大士諸佛之元帥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論但大聖多在清凉山山下有仙花山有五臺縣清凉府往往人到不得不信

菩薩何時至此山中三

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五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凉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又據文殊菩薩現寶藏陁羅尼經云尒時金剛密跡主菩薩白佛言世尊昔常為我說如是言我滅度後於贍部州惡世之時文殊師利廣

能利益一切衆生大作佛事唯願世尊爲我分別演說於何處住復於何方而行利益憐愍救護諸衆生故願爲說之乃至佛告金剛密跡主菩薩言我滅度後於此瞻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爲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於中說法及有無量龍天夜叉羅刹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圍繞供養乃至文殊師利有如是等無量威德神通變化自在莊嚴廣能既益一切有情成就圓滿福德之力不可思議又據文殊般涅槃經云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三昧佛滅度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說法教化成就令不退轉又感通錄

上巻宣律師問天人云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二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於今猶在南有花薗可三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其所始或云漢明所造或云魏孝文所作所說不同如何天人荅云二帝俱曾於此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曾於此造塔昔周穆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勸帝造寺名大孚靈鷲言孚者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名大孚也又此山形與其天竺靈鷲山相似因以爲名焉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至唐朝因澄觀法師於此造大華嚴經疏遂下勅改爲大華嚴寺

或問據華嚴經菩薩住處品即說菩薩常在此山如何現寶藏經及般涅盤經二經皆言佛滅度後方来此山答此由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無作妙力能分一身爲無量身復以無量身入一身俱無障礙如經廣說能以一身分無量身故即一身常在此山其所分身於十方界施難思化即華嚴所說在此山是也又復以無量身入一身故即十方界施化既畢還来入此一身引導衆生令發心故即現寶藏經及般涅盤經言佛滅度後來入此山是也於理何妨況是大聖不思議之境豈可九情能測度哉故顯揚論說於不思議境界強思議者有三過失一得心狂亂過失二

生非福過失三不得善過失如非強思議者得三善果翻此可知箋云雖神應無方道無不在但菩薩本所化境機緣偏勝何所疑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按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郡五臺山也以歲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海東文殊傳云五臺即是五方如來之座也亦象菩薩頂有五髻余因此二文今更廣之按千鉢經及文殊師利五字陁羅尼瑜伽觀門所說文殊秉般若能生諸佛故大寶集經第六十文殊會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

以無碍天眼所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刹中一切如來若非是我勸發決定菩提心教授教誡令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於菩提終不應證而我要當滿此所願然後乃證無上菩提又文殊表般若者菩薩大悲能為增上斷滅一切諸衆生等煩惱罪業按金剛頂經金剛覺大菩薩三摩地一切如來智慧品云尒時世尊復入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三摩耶所生法加持金剛三摩地已從自心出此一切如來大智慧三摩耶明一切如來心印即說蜜語毗折羅底瑟耶(二合)纔出此語時於一切如來心即彼薄伽梵執金剛以為智

剱而出已同一密合入於毗盧遮那佛心中便為劔
鞘既成就已住於毘盧遮那佛手中於時從彼如来
劔鞘身中出現一切世界等如来身一切如來智慧
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由極妙吉祥故及金剛
薩埵三摩地極堅牢故同一密合以為文殊師利摩
訶菩提薩埵身既成就已住於世尊毘盧遮那佛心
而高聲作是言曰

我是諸佛語　号為文殊聲　若以無形色
音聲可得知 以為佛法身本無形相悉成斷滅故以六塵設詮表之詮佛語言即文殊聲也

尒時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從世尊心下已依一
切如来右邊月輪中住復請教示尒時毘盧遮那佛

入一切如来智慧三摩耶金剛三摩地已現一切如来斷除煩惱三摩耶為盡徧衆生界斷除一切苦故及一切安樂悅意受用故乃至成就一切如来隨順音聲圓滿慧寂上悉地故彼金剛覺於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如上於雙手捻之乃至以其金剛劍揮斫已而高聲唱言　此是諸如来　般若波羅客
能破諸怨敵　滅罪中為寂

故菩薩左手持梵夾表般若體自性清淨右手持劍表般若用斷除衆生煩惱怨敵又五字瑜伽觀門之表者阿者無生門詮一切法無生表大圓鏡智東方金剛部主阿閦如来即菩薩頂上東邊一髻之象也

囉者無垢門詮一切法無垢表平等性智南方寶部主寶生如来即菩薩頂上南邊一髻之象也跋者無第一義諦門表妙觀察智西方蓮花部主無量壽如来即菩薩頂上西邊一髻之象也左者諸法無行門表成所作智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来即菩薩頂上北邊一髻之象也娜者諸法無性相離語言文字門表清淨法界中方如来部主毘盧遮娜如来即菩薩頂上中方一髻之象也故菩薩頂分五髻山沠五峯豈徒然哉良有以也故華嚴䟽云表我大聖五智已周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原故首戴五佛之冠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炎矣此山磅

礴數州縣五百里左鄰恒岳隱嶙參天右控洪河縈
迴帶地北臨朔野限雄鎮之關防南擁汾陽作神洲
之勢勝迴環日月畜洩雲龍雖積雪夏凝而奇花万
品寒風冬列而珍卉千名冊嶂横開翠屏疊起排空
度險時逢物外之流捫蘿履危每造非常之境白雪
凝布疑淨練於長江杲日纖昇認扶桑於火海又華
嚴疏主釋菩薩住處品云余幼尋茲典每至斯文皆
掩卷而歎邈不遠萬里委命棲託聖境相諳十載於
茲其感應昭著盈於耳目及夫夏景勝事尤多歷歷
龍宮夜開千月纖纖瑞草朝間百花或萬聖羅空或
五雲凝岫圓光映乎山翠　鳥翥於　霄唯聞大聖

之名無復人間之處如聖境者棲棄華塵心者豈有相視牙謂非九觸目皆為佛事其山勢寺宇難以盡言自大師悔跡於西天妙德揚輝於東土雖法身長在而雜山空掩於荒榛應現有方鷲嶺得名於茲土神僧顯彰於靈境宣公上稟於諸天漢明肇啓於摩騰魏帝中孚於至化北齊數州以傾俸有唐九帝之廻光五天殉命以奔風八表亡軀而競託其有居神洲一生而不到奚異含衛三億之徒哉按大唐神洲感通録云代州東南有五臺山者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勢極崇峻上有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号清涼山山下有清

涼府經中明說文殊將五百仙人住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靈蹤遺窟奄然在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七百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後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之跡宛然存焉頂有大泉名曰太華澄清似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聞神僧瑞像往往逢遇大唐龍朔已來勅下令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治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至正觀中有解脫禪師聚從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冀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或問此清涼山為但山寒名曰清涼為就勝德耶若但

山寒名清涼者即陰山窮谷凍寒之方皆應清涼若就勝德名清涼者但諸仙聖所住之處應亦清涼即何獨此山擅斯名也答必二相兼即無濫矣一為仙寒兼有五頂如上已說二惟就文殊化境揀餘仙聖所居如般泥洹經云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苦猛火常生他方清涼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忍華嚴經入法界品云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斯之謂矣故化方逐物衆生自見於興亡報上湛然不隨器界之中滅如斯而已矣

五臺四埵古聖行跡五

按靈記五臺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圖所

載今北臺即古中臺中臺即南臺大黃尖即北臺㧞
㟏山是西臺漫天石是東臺（北臺中臺石時有異東西二臺古今無異）無恤臺常山
頂是也昔趙簡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
海蓬萊宮觀神仙之宅此是晉賢菩薩於中止住云
霞幽泛往來五臺登臺者多見靈瑞緣斯聖跡故号
為東壇也西臂疊山上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
此而居因說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闕徧地池邉此
池世傳神龍所居緣斯聖跡故号為西壇也[illegible]南有
繫舟山上有銅鐶舡軸猶在音堯遭洪水繫舟於此
世傳堯觀文殊現於南臺緣斯聖跡故謂之南壇也
北有覆宿堆即夏臺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屢

宿此因以名焉下見雲州石窟寺世傳山上有乾門婆城即化城也常於日欲出時城乃現焉又望見北川吳塚壘壘有兒趣南行及見南山栢谷墓切兒出隨行文帝叱之其墓即迴飫曲而走因謂之亞走栢由此事跡謂之北趣也至巨唐儀禪師神異僧也曾登南臺之上望見五頂皆有五色雲霞之隨雲霞者配之為臺唯古之中臺即今之北臺古之南臺即今之中臺孝文封為南岳也餘皆定矣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中臺頂上有太華池方圓二里夫生九曲其水湛然色若瑠璃澄澈見底池內平處有石磊落叢石間復

有名花百品交映神龍宮宅之所在焉人暫視之㕘（所鑑切）然神駭雲霧祥映雖以具言然池之大小淺深神變不定故禮謁者解瓔珮擲投中而去　隋開皇十一年文帝勑忻州刺使崔震持供於五臺頂設齋立碑及親從經傳陵公大守奉使登臺迴瞻業石並是菩薩身掛瓔珞故寶臺鐵塔功德甚多不可殫紀

古十寺　大孚靈鷲寺　王子寺　靈峯寺

飯仙寺　天盆寺　清涼寺　石窟寺　佛光寺

宕昌寺　樓觀寺

今益唐來寺　竹林寺　金閣寺　安聖寺

文殊寺　玉華寺　聖壽寺

靈跡寺　大華池　白水池　孝文人馬跡

千年氷窟

名花五　白菊花　孝文十二院花　五鳳花

百枝花　鉢囊花

北臺頂上有天井下有龍宮白水池相連金剛窟亦

相通徹　古有八寺　寶積寺　淨明寺　木瓜寺

普濟寺　公主寺　茸泉寺　大谷寺　聖壽寺

今益寺二　寶山寺　太平興國寺

靈跡十六　七佛池　羅漢臺　九女泉　公主臺

孝文教鷹臺　孝文打毬場　仙人菴

禪菴藥　亞走栢　生死藥　空心藥　生地獄

鄧隱峯塔　憨山　玉　金井
異草二　雞足草　曾臺草
東臺舊名雪峰山麓有研伽羅山臺上遙見蒼瀛諸
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　古寺一十五
華林寺　香雲寺　觀海寺　香藁寺　銅鐘寺
石堂寺　龍盤寺　光明寺　萬像寺　鳳嶺寺
龍泉寺　五王寺　天城寺　溫湯寺　古華嚴寺
今益寺三　金界寺　乾明寺　東塔院今為尼院
靈跡十一　松子戍　亦龍口　六鳳邑　明月池
五王城　東林　乳頭香藁　研伽羅山
那羅延窟　萬聖足跡　溫湯

藥三 人參 長松 伏苓
西臺與秋娑巖相連危磴千雲喬林拂日分空絕壁
接漢層巒 古寺十二
秋寄寺 石門寺 捺勤寺 乳石寺 東尖寺
大會寺 日照寺 向陽寺 鐵勤寺 浮圖寺
熊頭寺 豹子寺
今益寺四 李牛寺 黒山寺 仰盤寺 病牛泉寺
靈跡一十五 泥齋和尚 孝文射䫉
落王崖 香山 師子蹤 于闐國王蹤
二聖對譚石 八功德水 石門
烏門 龍窩 薩埵崖 王子燒身塔

割肉坐石　　王母仙桃

藥三　黃精　茯苓　芥介

南臺孫絕距諸臺差遠林麓蓊欝巖崖傾欹寂為幽穽昔有僧明禪師居此三十餘載亦遇神仙飛空而去唯鐔鋭其皮三十里內悉是名花徧生峰岫俗号仙花山化寺屢逢鍾聲時發昔曾有人遇異人形偖穽世言語之間超騰逐遠故僧明禪師歌曰

南臺秀峙　龍神歸依　春雲靄靄　夏雨霏霏
黑白瞻禮　失渴忘疲　何罪不滅　何福不滋
卧於石罅　而坐神龜

菩薩麻充其龍技羅浮草結作禪衣居巖崖方靜處

嶽山巔号尋師飡松長智餌菊除飢講説般若志行禪師再覩龍母又見龍兒冢池白藥末離若裏

古寺九　淺婆寺　殊公寺　郭慶寺　歲嶽寺

浮圖寺　高嶺寺　石臺寺　小栢寺　赤崖寺

今益寺三　福聖寺　靈境寺　法華寺

靈跡九　七佛谷　龍宮勝址　萬畝平　東王相

西王相　神龜　東車尖　西車尖　石皷

藥二　人參　鍾乳

中臺北北臺南中中間有諸佛浴池一百二十所四面是水中心有土臺方圓三尺号爲菩薩盟掌遊戲之地其水香氣氛馥色相光明人執視之神移目乱不

敢久併然人亦罕到池中多出白雲狀如傍伏有梵志婆羅門像如觀菩薩及圓光者白衣即得初果及第二果若淨戒之僧得第三第四果也金剛窟即文殊大宅此窟在東北臺二𡗗之下樓觀谷內南北橫間有石門迴先聖出入之處人多不識昔有繁峙縣佛慧師曾入此窟行約三十里有橫河既濟即抵平川無復凡木但見寶林極望四周金樓瓊塔紛然晃目佛慧師出為人說此　唐長安二年遣使於五臺山大孚靈鷲寺前採花萬株移於禁掖奇香異色百品千名令內道場栽植供養勅萬善寺尼妙勝於中臺造塔九一春功畢遣內侍黃門金守珍就山供養

顯慶設齋仍供一萬菩薩是日忻代諸處巡禮僧數盈一萬皆云萬聖赴會普施一錁錢一萬緡別施菩薩內侍與州縣具達朝廷由斯靈瑞臺上復興

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按靈跡記稱古傳有寺一百、一十北齊割數州租稅以充供養粵自後周以來亟遭廢毀甄臺寂寞空餘麋鹿之場寶塔摧頹但聚鴟梟之跡俄鍾隨季海內分崩寓縣沸騰生靈塗炭兵火延及蕩焉靡遺大寧伽藍多從煨燼名額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餘皆湮沒焉大孚靈鷲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所以名靈鷲者據西域記第九卷說梵云姞

栗陁羅矩吒山即釋尊說法花經之地唐云鷲峯亦曰鷲拿接北山之陽狐摽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此山亦然今真容院所居之基崗巒特超有類高臺勢接中臺北臺之麓山形相似故以名焉寺依此山立名故云大孚靈鷲寺也昔有朔州大雲寺惠雲禪師德行崇峻明帝禮重詔請為此寺尚座樂音一部工按百人簫笛箜篌琵琶箏瑟吹螺振鼓百戲喧闐舞袖雲飛歌梁塵起隨時供養縈日窮年樂比摩利天仙曲同維衛佛國往飛金剛窟內今出靈鷲寺中所奏聲合苦空聞者斷惡修善六度圓滿萬行精純像法已来唯斯一遇也

清涼寺依山立名託居巖側前通澗壑上接雲霓長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長史奏重修葺勅大德感法師親詣五臺山以七月二十日登臺之頂僧俗一千餘人同見五色雲中現佛手相白狐白鹿馴狎於前梵響隨風流亮山谷異香芬馥遠近襲人又見大僧身紫金色面前而立復見菩薩身帶瓔珞西峯出現法師乃圖書聞奏帝大悅遂封法師昌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請充清禪寺主掌京國僧尼事仍勅左庶子侯知一御史大夫魏元忠命工琢玉御容入五臺山禮拜菩薩至長安三載送向清涼山安置於是傾國僧尼奏託送之　帝不許以鴈門

地連獫狁但留御容於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間供養於五臺山造塔建碑設齋供養足知真境菩薩所居帝王日萬機之務猶造玉身來礼大聖矧餘凡庶豈不從風一遊淨域累劫殃消暫陟靈峰多生障滅者矣

佛光寺燕宕昌王所立四面林巒中心平坦宕昌王巡遊禮謁至此山門遇佛神光山林徧照因置額名佛光寺唐正觀七年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重加修建事如惠祥傳所說王子寺備惠祥傳中所載西臺接東嶺谷有一古寺名秘麼巖亦具惠祥傳所說此寺唐垂拱中有鴈門清信士辟閭崇義形同素服心造玄門畢志有歸勵精罔倦殫遊臺寺誓願

住持經閣始成據臺營構堂殿房廊六七院守二三四輩行人雲也茲地十方名德輻湊其中無憚劬勞惟尊禪誦至長安三年國家搜羅英彥不遺巖野辟閒崇義遂被召入因乞為僧勅許披剃後乃還山終於此寺也　北臺之西繁畤縣東南有一寺名公主寺後魏文帝第四女信誠公主所置年代浸遠尼衆都絶房廊院宇佛殿講堂九女浮圖尾甕猶在唐世有尼童女名醜醜得一五石方圓一尺文成五色表東光瑩自持至都獻則天帝帝賜繒帛束且須後命志擬置額度尼醜醜染病而歸既卒方召不遂其願北臺之麓有木瓜寺注昔登臺路由茲地年代曠遠

不知建立之始寺有長髮女名佛惠年七十四五頰俗愚癡百歲耆耋自少見者容伏初無改變修葺伽藍當為尊首繁峙曾有三百餘人逐佛惠上北臺適逢雨雹遂引下臺側投一藂下藂半空如室佛惠前進諸人隨入同坐藂空悉能容受衆不測其神時謂肉身菩薩　普濟寺居大黃大嶺之南林麓清虛川原疎曠西見栲栳山東望滹天石南覩中臺北臺當木瓜之北有入地泉巡臺之人忽逢雨雹於此避難北臺北谷內有宋谷寺寶積寺又東北有寶山寺並居谷內院宇幽奇樓臺狀麗即今見存生地獄去北臺東不遠有乱石交横聞諸古老昔有張善和者

奪逐一白兔至此而陷內見地獄去地獄不遠又觀一經藏層閣壯麗善和怖駭是殺其中因見藏內塵埃甚厚其傷亦有慕靜掃除之於善和倏念善心生焉因即掃除令極潔淨承斯片善還復得出余謂若非大聖願力境界焉能感化若是哉

鄧隱峰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世傳與妹出家俱來遊臺至臺之頂忽失兄所在妹尋訪不得至北臺西道南石上頭下足上倒直而立裙衣上聳豎而不亂奄然示寂妹曰輕躁之性死而不易遂乃推倒即於其處而闍維之收其靈骨壘石為塔至今在焉

聚山者在北臺東北世傳後魏孝文皇帝臺山避暑

大聖化作梵僧從帝乞一坐具之地修行住止帝許之梵僧乃張坐具彌覆五百餘里帝知其神乃馳騎而去迴顧斯山炭然隨後帝叱曰介好懸山何隨朕耶因此而止故以名焉　唐昌寺佛光東北四五里迎曉崗齋寺宇幽邃世傳昔宕昌王造佛光寺安止於此因以名焉箋曰此説或訛疑唐時賜額取昌盛為名尒　石窟寺在佛光東北二十餘里儼禪師所造正當山口登清涼寺路經於此遊禮憩息之所天盆寺次南臺北谷山形作盆其勢如畫東北仙橋西南神谿池水當心樓臺四繞今絶跡矣

王子燒身寺次北五六里有小巖寺大蕪寺唯
䬸䃃

餘基巷就頹毀當時塔廟廓有寺遺此地極爲生善
然遊禮路僻到者甚稀昔有西京萬善寺尼明月法
屋等於此結庵而居無誦華嚴涅槃二部戒律清潔
至神龍元年而卒　中臺北趾及臺領南有二伽藍
號曰吳慶慈蘭二寺有洪馬寺主於此住持亦去戒
德光時威儀動物群虎如犬馴擾院庭鐘聲空鳴如
人擊動六時不失月十常閑緇素巡臺就而恭禮有
尼三五人年盡期頤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長安三年
正月遷逝五王城五王寺修創奇異未知何代五王
立名建寺周圍尚有桑林今園遺跡遊謁者思慕忘
返　東臺南足南嶺上有觀海寺內有明月池方圓

一里水深八尺雖在晦朔月影中涀夾池有三松藂巉枝莖相樛每清風發韻有如琴瑟厲門人王右琦太原郭上行晋州魏法才繁峙薛思恭等一千餘人巡禮東臺忽至此寺會大霖雨七日不止乃虔誠發願因得晴霽但雲數不散東極於海浩然一色平若大川於中現盧舍那像并聞說法後郭上行等十餘人發心出家並得剃染咸有高節　東臺東大會谷內有銅鍾寺魏時所置寺有銅鍾可受三十斛形如梵腹身作八稜刻于魏都金剛壤瑣象鼻隱起雜寶莊嚴龍象統身神仙徧腹參辰日月輝光之形列於頂上中平元年有僧惠澄寓止茲寺後因傳戒遠赴

京都毀載方還失鍾所在徘徊惻愴痛悼殊深忽見異人僧詰其所荅云尒此山神鍾已收入金剛窟中本兜率天王所造澄曰非也此是拘樓秦佛之時所造山神何故收入金剛窟內澄遂於寺勒石為銘曰

寺法皷　窟為隣　擊振吼　膩吒聞　集賢聖
滅苦因　被收入　金剛輪　誰得知　見山神
萬聖前　六時聞　書翠鳳　鐫白銀
表銅鍾之去處　絕後代之疑人

溫湯寺五王之所造昔五王子者不知何代宿植善根得為王子又緣惡業染伽摩羅疾乃遷入山於此溫泉澡浴疾遂痊愈身復輕安造寺住持因溫湯為

歸寺內有塼塔一所可高二丈層給三重中有盧舍那像文殊普賢及餘部從靡不畢具唐萬歲通天中有僧慈雲創此安置厥後巡遊之人往還不絕清涼嶺南三十餘里入大谷中有嵌巖寺小柏寺嵌巖寺有佛殿門樓小柏寺中有浮圖二所一當路口一在谷中山東之人多此安泊北有萬畝平是李澄師莊為普通供養昔有僧念阿彌陀佛一念擲一菉豆在十斛甕內念滿此瓮乃見阿彌陀佛来迎因而化去赤崖寺臨路半崖安置其寺懸泉滴瀝水透嵒下去七八里許俯視靈壽鎮定復見易州抱腹功德山東峩谷南有鐵勤寺向陽寺日照寺壘石寺並在谷中

林木高憟聯綿不絶佛光寺僧多來棲止入東峩谷有大會寺浴王寺榆勤寺乳石寺東光寺右上伽藍並在于谷之內多居亟巖內有捐身崖薩埵崖割肉坐石等處西有熊頭寺豹子寺黑山寺甘泉寺望臺寺相距不遠十里至十五里間並據形勝佛廟精舍各各有之

石泥和尚者不知何代人也問諸古老人云住西臺近東北谷下巖間修道每至午際搓泥成劑以充中食人莫能測後不知其終

東臺北四十餘里谷底有華林寺香雲寺寺東五十里有香蘗寺寺邊有乳頭香蘗蘗南有入九十里有慈雲寺石室寺下有龍盤寺有龍形石上盤屈存焉

次南有光明寺萬像寺龍泉寺尺嶺寺慈雲在大食谷中石室在溫湯嶺上盤龍寺正當川下光明寺萬像寺見者不固或出或沒有人曾見在南嶺寺邊有栗蘽菓園有僧見在川內叵測其由臺山境界不可依言取定多致差玄蓋諸聖權宜化現遭遇各異亦有二化寺按靈跡記一天城寺在五王城北三五十里四面天城一川平坦雲峰峻拔雪瀑湍流據昔古伽藍傳云化寺不依地立現在空中菩薩道場文殊淨剎朱樓紺殿七寶所成紫金白銀瑠璃玳瑁珠網交絡迴出雲霞得遇之人塵機頓息有池水深丈四五尺清徹見底平滿下流時有靈禽羽毛五色遶池

上下和鳴清亮亦有茅庵草堂十五餘所居山半腹莫測凡腥遊臺之人有時得見東臺東華林寺山麓下有一古寺不知題額院庭之中寬一二里四面雲峯如同刻削踞山半腹締搆精藍寶塔凌空實非人造昔有閏禪師者德行高潔遊歷至此忽逢化寺見二老人容狀非凡行如奔馬經此山巔倏忽之間却見少年語音和雅猶如鍾磬口稱偈云上善之語可救中下之善可收金剛之寶可用醍醐妙藥可服其僧凝思寂聽記其所說有公孫生之後辯舍利子之雄才窮三界之根源同一乘之句義遺僧腥藥遂得服餌之法僧既受教旋即不見人既莫識寺亦難逢

或生或真不可知矣中臺東南有玉華寺世傳昔有五百梵僧彼中修習定慧之業九夏炎暑即就中臺安居三冬凝寒即返玉華禪誦勵精若志不廢寸陰常有騾三十頭不煩驅策從北川上下運齋粮以供僧用如此凡數十載未嘗闕乏即今中臺厨堂之北猶有舊寺基址存焉

廣清涼傳卷上

音釋

寖子葉切　翊與職切　洩先結切　蓊烏孔切　頤與之切　恤辛聿切　瞰苦紺切　瞢莫紅切

臺都鄒切　椃息[illegible]二切　殫都寒切　皴[illegible]二切　罅呼訝切　崿五各切　嵌苦咸切　瓊渠營切　馴似均切　擯[illegible]切

狁余準切　耋徒結切　銑即丁切　甓扶歷切　孑居列切　樛居虯切　鐫子泉切　嵒[illegible]二切

廣清涼傳卷中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　重編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天女三時姑九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牛雲和尚求聦明十一
佛陁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五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高德僧事迹十九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大孚靈鷲寺者九區歸嚮萬聖修崇東漢肇基後魏開拓不知自何代之待每歲首之月大備齋會遐迩

無間聖凡混同七傳者有貧女遇齋赴集自南而来凌晨㑹寺携抱二子一犬隨之身餘無貲剪髪以施未遑衆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許可命僮與饌三倍貽之意令貧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當與僧勉強復與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乃憤然語曰汝求僧食無厭若是在腹未生者爲須食叱之令去貧女被訶即時離地倐然化身即文殊像犬爲師子兒即善財及于闐王五色雲氣靄然徧空因留苦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是吾超三界却被阿師嫌菩薩説偈已遂隱不見在會緇素無不驚嘆主僧恨不識真聖欲以刀剜目衆人苦勉方止尔

後貴賤等觀貧富無二遂以貧女所施之髮於菩薩乘雲起處建塔供養聖宋熙寧二年重加修飾塔基下曾掘得聖髮三五絡髮如金色頃復變黑視之不定衆目咸觀誠叵思議遂還於塔下藏瘞即今華嚴寺東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九

古德相傳云有天女三昧姑者亡其年代自云大聖命我居華嚴嶺鴉曰汝宿緣在此宜處要津行菩薩道接引群品資供山門我亦照汝又與一手供養令汝經年不飢不渴遠近人聞礼奉供施者如市姑乃募工營建精宇不日而成躬詣鄉小化人米麪身自

背負以充供養川陸之人迎施者惟恐在後遊臺累白之衆供億無筭姑自負重一石輕疾如風僾加一石亦無困躓厭後諸廩豐實用之不竭一日巡祀者衆弟子白曰羌飯盡矣姑曰何以妄語持瀌具攬之飯即盈滿供給無盡他物所須大率如此四方巡祀者欲求見大聖來請於姑姑言但至誠竭慮焚香求請即見金色及一萬衆種種光明依言如願至貞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忽謂門徒曰吾化緣方畢今可歸天汝依吾誡无令斷絶語訖而去是日祥雲映谷天樂響空異香氤氳彌滿林壑群鳥歡噪百獸鳴吼有吉祥白鶴翛旋經日而去門徒無主衆等咸依師囑

供養不絶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大孚靈鷲寺之北有小峰頂平無林木巋然高顯頫西域之鷲峰焉其上徉雲屢興聖容頻現古謂之化文殊臺也唐景雲中有僧法雲者未詳姓氏住大華嚴寺每惟大聖示化方無尊像俾四方遊者何所瞻仰乃繕治堂宇募工儀形有處士安生者不知從何而至一日應召為雲塑像雲將厚酬其直欲速疾二生謂雲曰若不目覩真像終不能無疑乃焚香懇啓移時大聖忽現於庭生乃欣踊躃地祝曰願留食頃得盡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後心有所疑每一迴顧未

嘗不見文殊之在傍也再摹功畢經七十二現真儀
方備自是靈應昭響遐迩歸依故以真容目院焉
聖宋太宗皇帝踐位神武天資克平僞主重恢宇宙
再造生靈故得像教弥隆靈峰更弊初遣中使詣五
臺山焚香慶祝特加修建太平興國之五年四月十
五日勑使臣蔡廷玉內品楊守遵等詣五臺山菩薩
院與僧正淨業同計度修造事及同部轄工匠等并
勑河東河北兩路轉運給五臺山菩薩院修造費用
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張廷訓等奏修造功畢
皇帝先自下西蜀後於興國二年丁酉歲　勑於成
都府寫造第五大藏金字經一藏至八年癸卯歲七

月五日　勅內臣安重誨監送就五臺山菩薩院安
置每歲度僧五十人　真宗皇帝御宇景德四年特
賜內庫錢一萬貫再加修葺并建大閣一座兩層十
三間內安真容菩薩賜額名奉真之閣歲遣內臣詣
山設齋供養自是層樓廣殿飛閣長廊雲日相輝金
碧交映莊嚴崇奉邈途前代矣　仁宗皇帝繼　祖
考之丕業典儒釋之大教屢遣中使齎供詣山每郊
禋礼畢道場設齋供養寶玩之屬多出禁掖慶歷八
年年春三月　勅遣內侍黃門謝禹圭送寶冠一戴先
是慶曆至皇祐三年　朝廷三次遣使須降　太宗
真宗　仁宗皇帝三朝　御書凡一百八十軸并天

竺字源七築後有山門僧守法慧順縮於瑞相殿北
重建大閣一座兩層凡一十三楹於上層置斛官令
布中楹安盧舍那佛像四周造万聖像彫刻彩繪倫
極工巧嘉祐二年丁酉歲　勑遣入內內侍省梁永
德送御書飛白寶章閣牌額一面詣真容院於三月
二十二日安掛閣上若匪　皇上留心聖教注想靈
峯則何以屢錫寶嚴躬洒神翰況太宗朝舊勑山寺
土田盡蠲租賦自古　朝廷崇尚廷立伽藍廣度僧
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齊數州之傾俸有唐
九帝之迴光者歟　牛雲和尚求聡明十一
僧牛雲者鴈門人也俗姓趙氏童蒙之歲有似癡憃

父母送之賢堂臺也都無記覽之意獨見僧尼擎跽作
礼年十二其親送之也往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礼淨
覺為師每令汲水拾薪衆皆譏其庸鈍年滿受具殊
無誦習洎三十六歲季冬月乃發志誠內自惟忖曰
我見人云臺上每有文殊現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見
文殊唯求聰明學誦經法時方雪寒心无退憚先至
東臺頂忽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
何方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為何道上全無
脚跡老人云吾從雪前來復詰雲曰師有何心顛冒
雪跣足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恍蒙鈍不
能誦念經法老人曰來意若何曰求見文殊菩薩惟

乞聰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問此處不見文殊菩薩更擬何之雲曰更上北臺老人曰吾亦欲去雲曰同去得否老人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向西而去至暮方抵北臺亦見老人然火而坐牛雲驚疑謂老人曰適向東臺相別吾先來何為老人已至老人云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謂只此老人應是文殊師乃禮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應作礼雲但設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闇鈍也老人纔似閉目遮即語曰汝前生為牛因載寺家藏經令得為僧從牛中來因闇鈍尔於龍堂邊取一饅來與汝斫却心頭於

肉即明決也雲遂依言向堂邊果得一鍰度與老人
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令汝開眼即可開之雲依教
似覺當心被斫身无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中遇明
燈若昏夜之吐日月老令開眼師目既啓即見老人
化文殊像語雲曰汝自今已去誦念經法涉歷耳目
无忘失也於華嚴寺澗東院有大因緣無得退轉雲
乃不勝悲戀伏地而礼未舉頭頃菩薩已隱師即下
山肢体輕便習誦經典眼見耳聞无不揔持矣來年
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夕二更初修見真光
一道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當閣
上現閣一座光色煥爛前有牌額題金字云善住之

閣師乃憶菩薩所授之言依先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至　唐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師年六十三矣纔

四十四無疾而終

佛陁波利八金剛窟十二

佛陁波利者唐言覺愛北印度罽賓國人也亾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五臺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唐高宗大帝儀鳳元年至臺山南陽嶺見林木干雲景物殊勝內心忺懌五躰投地自山頂礼曰如來滅後衆聖潜靈惟有大聖文殊師利於此山中㵣引群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逢八難不睹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禮謁伏乞慈悲普覆令覩

尊儀言已悲泣淚流向山頂礼礼已忽見一老人從
山中出來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慕道追訪
聖跡不憚劬劳遠尋靈異然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
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経能
滅衆生惡業未知師將得此経來否波利報曰貧道
直來礼謁不將経來老人曰既不將経徒來何益縱
見文殊亦不識師當却迴取此経至流傳斯土即是
徧奉衆聖廣利群生極济幽冥報諸佛之恩也師如
取得経本來弟即示師文殊所在波利得聞此語不
勝喜躍遂裁抑悲淚至心礼拜舉頭之頃不見老人
僧大驚愕倍更虔誠繫志捐生復還西域求佛頂尊

勝陀羅尼經至永淳二年廻至長安具以上事聞奏
高宗大帝遂留經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　勅司
賓寺典客令杜行顗等共譯唐本勅賜絹三千疋經
遂留內中波利泣奏曰貧道捐軀委命取經本意願
普濟群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為念不以名利關懷
請還經本流行庶使含靈同益帝遂留新翻之經還
僧梵本乃將詣西明寺訪得通梵語唐僧順正奏共
翻譯帝可其請波利遂對諸大德與順正譯訖波利
持本再至五臺山相傳入金剛窟于今不出僧順正
等具波利所述聖誨序之經首耳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無著者姓董氏温州永嘉人也天姿頴拔毅然不群受自童蒙決疑成性年十二依本州龍泉寺大德猗律師出家誦大乘經數十万偈唐天寶八年以恭優得度二十一歲始紹師業首習毗尼因詣金陵牛頭山忠禪師叅定心要屬節無虧寸陰不捨研窮理性妙契本源忠謂師曰汝志性聰敏宜自開發衆生興佛元無別心如雲翳若除虚空本淨無著言下頓開法眼東山秘旨有所歸焉雖道無不在而境勝易從遂詣臺山志求大聖大歷二年正月發跡浙右夏五月初至清凉嶺下時日暮倏見化寺鮮華紀止因扣扉請入有一童子名胸胝者啓出應無著請童子

入白寺主以昏夜寓宿童子得報延無著入主僧賓

接如人問礼問曰師自何來無著具對又曰彼方佛

法何如荅時逢像季隨分戒律彼問衆有幾何曰或

三百或五百無著曰此處佛法如何荅云龍蛇混跡

凡聖同居又問衆有幾何荅云前三三與後三三無

著乃良久無對主僧云解否荅云不解主僧云既不

解速須引去無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門無著問曰

此寺何名荅清凉寺童子曰早來所問前三三與後

三三師解否曰不解童子曰金剛背後尔可覰之師

乃迴視化寺即隱無著愴然久之即說謁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　滿目文殊接話譚　言下不知

閑何印云迴頭秖見舊山巖　無著既出坐而詩旦
天曉即路是月望日屆華嚴寺衆堂安之功月朔日
維那白齋後大衆各備盞啜茶有一老人持盞付無
著云啜茶訖送金剛窟來無著受教少項茶畢衆散
無著坐食堂南牀上見一老人僧踞北牀問無著云
師從南方來持得好念珠來否無著云無但有麁珠
耳老僧請看無著與之遂失所在翌日中吳坐般若
院經藏樓前有二吉祥鳥當無著頂上徘徊飛翔數
匝東北而去越三日景正東時坐房中見白光二道
至無著頂上而滅同房僧法賢等具見無著大駭曰
是何祥瑞乞再現之决第子疑網言訖再現久而方

歲無著是日正中時獨詣金剛窟既至礼十餘拜即坐而少憩忽如昏寐睡中聞人叱牛數聲似令飲水者無著驚覺倏見一老人年及耄期弊巾苧服足屨麻屨牽牛而行無著前執老人手因拜問曰從何方來曰山下丐粮去來無著曰家居何所曰在此臺山老人問曰師何因來此無著曰傳聞此地有金剛窟故來礼拜老人曰師困耶無著曰不也曰師既不困何緣昏睡無著曰凡夫昏沉何足為怪老人曰師昏沉請師少息啜茶得否無著許諾老人手指東北無著隨觀見一寺僅五十餘步老人牽牛前導無著踵後既抵門闑老人呼君提數聲有童子啓扉而出見

無著神枇即牽牛入巡無著入但見其地平坦淨琉璃色堂舍廊宇悉皆黃金其堂三架東西兩掖各一楹老人延無著升堂自坐栢木牙牀指一錦墩令無著坐童子送茶二甌皆瑠璃盞酥蜜各一甌即玳瑁捺老人謂無著云南方有此物不無著云無又云南方既無此物甚裏喫茶無著不對老人曰且喫茶畢老人曰師出家作何事業無著云都無事業大小乘中亦無功課遺日而已老人曰師初出家時本求何事曰本求大果曰師以初心修習即得復問師年幾許曰三十一曰師年至三十八宿福必至復於此地有緣謂無著云徐徐而歸好看道路勿損手足五方

且偃息無著請留一宿老人不許曰師緣有兩伴不見師歸即懷憂惱不當住此緣師有執處在也無著云出家之人有何執處雖有行伴亦不顧戀老人曰師受持三衣否無著曰自受戒已来持之老人曰此是執處也無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正念捨之不得捨衣師早下去老人即起無著亦起相隨至堂又曰曾聽律否曰曾老人曰准律云明相小乘無難前立老人說偈云

若人靜坐一須臾　勝造恒沙七寶塔

寶塔畢竟壞微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偈畢頓童子送之出寺老人撫無著背云師好去無

菩即退至金剛窟邊童子問曰此何窟無著云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更有何字無著思惟久之謂童子曰下有般若字童子曰此即化般若寺也無著執童子手礼一拜取別童子曰迴礼聖賢因說偈曰

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裏無瞋吐妙香
心裏無瞋是真寶　無染無著是真如

說是偈已無著再拜擧首不見童子化寺亦隱唯覩蒼山崔嵬喬木蓊鬱無著悲愴戀慕佇立久之因觀所遇老人之地有白雲湧起瀰漫徧谷見文殊菩薩乘大師子萬聖翼從凡食頃間東有一段黑云來過菩薩即隱少頃雲散既而過汾州菩薩寺僧修政等

六人同至金剛窟遊礼聖迹忽聞山石震吼聲如霹
靂群僧駭怖奔走映藥俄頃而息僧政等詢問無著
乃言所遇之事修政等慶聞靈跡自恨不覩其事即
獻叙人之乃依無著口依實録之傳於遐迩示後覽
之者注想靈峰矣其無著與修供養之事具如別録
所載此不繁述又花嚴鈔說無著厥後常思靈異一
日復往金剛窟觀礼聖跡遇一老人命入無著推其
先入老人即入遂不復出無著窟前佇立都無所見
忽覩冠裳數人朱紫服色儼至窟前相推而入無著
心疑因詰其從者曰此何人也得入斯窟答云是一
萬菩薩　帝楊化諸處仕官歲久職滿却歸此窟盡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見在窟中講華嚴經無著聞已
欣然隨入行三兩步石窟狹小不容乃止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釋神英俗姓韓氏本滄州人也齠年悟道非嚴從師
諷誦精勤日夜匪懈事師竭力五事無虧操比松筠
心同金石依年受具行業益修每念浮生速於瞬息
遂乃杖錫雲遊尋訪知識早通禪定兼明經論遠詣
南嶽叅神會和尚他日謂英曰汝于五臺山有大因
緣速須北行瞻禮文殊大聖兼訪遺蹤旣承師敎策
勵忘倦以唐開元四年夏六月中旬到山頂禮大聖
止華嚴王院當一日齋後獨遊西林忽覩精舍額題

法華之院神英直入巡禮俄見多寶佛塔一座四門五石形像細妙光瑩神工罕及次後有護國仁王樓五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像并及部從前三門一十三間裏門兩掖有行宮道場亦有文殊普賢部從三門外是五臺山十寺血脈圖巡禮既畢神英歎出院門復見衆僧姿狀神異心疑化境遂出東行約三十步閒聞聲迴首覩之略無所見神英乃悲泣久之曰此必大聖所化我於此地有大因緣即于化院之地結庵而止發大誓願我當如化院建置伽藍君之歲餘歸依者衆遂募良匠營構不酬工直所須隨緣遠自易州千里求採玉石製造尊像雕琢精絶巧妙人

神壁畫多是吳道子之真跡院成工畢費盈百万題
号法華之院和尚因即住持春秋七十有五一日命
諸門人囑以後事奄然示滅年代雖遠靈塔猶在

道義和尚入化金剛窟寺十五

釋義禪師者未詳姓氏本江東人也受業於衢州龍
興寺神清骨秀風標彩人唐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二
十三日遠自江表與杭州僧普守同遊至臺山清涼
寺粥院安止有主事僧白普請於東嶺荷薪道義即
以竹鞋一緉雇人代行遂披二事衲衣東北而行訪
尋文殊所在心自惟曰大聖是九祖佛師神用叵測
洪纖隱顯靡所不知自恨未法出家聖賢伏跡唯此

臺山聖境大攝生靈金顏玉毫有時而現顧自江左
達達靈山無有患難蓋由加持所致伏願慈悲廣洽
不擇枯榮普示真身則愚誠願是精心一念物我俱
忘忽舉目須見一老僧身甚偉大容色暉映鬚髮皓
然頂骨圖起身掛雲衲神彩嚴峻乘一白象尋嶺而
來道義見之不覺避路投身於地傾心礼足象行稍
疾我頃而至象以鼻觸義意令礼拜大聖僧謂義曰
師遠自江表來陟靈山不憚艱危大汝聖神然此臺
山一境上下五峰不論道俗乃至足踐一土一石非
但滅生死之罪佛記此等當來必獲紫金之身師既
到來因諧果就自須喜幸莫大焉今日天色雖和

然山頂風冷即時且去須取綿衣明但登臺得其宜也義遂祀謝未及再視象過如風杳然莫覩義歸清涼寺取所寄衣衾自霄達旦方至西臺果遇風寒義私心自竒前事莫敢語人及上臺頂果覩光瑞靈塔八功德水罔不周覽明赴中臺適行半路復遇昨所見者乘象老僧杖錫而來謂義曰師可急行及他食次老僧今日須到太原一縁赴韋尹家齋二要論少事然不久別午後爲期莫遠東西自有消息義祀未畢俄尒失所義遂前進至供養所果與衆僧食次義復竒之慰沃心靈體忘疲倦直至日昃略无音信道義登嶺趨犖挐𨈼行脚向中臺頂上處處巡禮一心

注想大聖真儀又憶乘象神僧所教佇伺消息靡敢懈倦因出僧堂南約數十步翹首瞻望忽見一童子年十三四衣新黃衫履新麻屨自稱覺一云和尚在金閣寺遣來屈衢州道義闍梨喫茶義遂隨覺一向東北行二三百步舉目見一金橋義即隨登乃金閣寺三門樓閣金色晃曜奪目大閣三層上下九間觀之驚異虔心設禮遂入寺庭堂殿廊廡皆金寶間飾獨當門大樓及所度橋純以紫磨真金成之義瞻仰不暇神志若失唯竭誠展禮童子引義入東廂從南第一院登門忽見乘象老僧當門踞大金繩床而坐云阿師來耶莫要禮拜請上階來義欲斂坐其展拜

老僧制之義不敢拒命即昇堂佇立大聖呼覺一取一小繩床來令闍梨坐其繩床器物亦是純金道義合掌頂礼悚惕而坐內懷驚歎未敢咨詢少選大聖謂向義曰阿師從江東來彼處佛法如何義曰未法住持少奉戒律若非目證不可知也大聖言善哉義因此方敢咨問謂和尚曰此中佛法如何大聖曰此中佛法凡聖同居不在名相但隨緣利物即是大乘義曰和尚寺舍尤廣觸目皆是黃金所成愚情莫能測度可謂不思議者也大聖曰然遂令覺一將茶及藥食來既至命義噉食香味芬馥迥殊常味食已大聖復召覺一送阿師遊十二院義與覺一徧歷諸院

修謁至大食堂前多有僧侶或禪或律若坐若行數
約盈萬或傒受礼或相承接者十二院題額各異
東廊六院　大聖菩薩院　觀音菩薩院
藥王菩薩院　虛空藏菩薩院　大慧菩薩院
龍藁菩薩院
西廊六院　普賢菩薩院　大勢至菩薩院
藥上菩薩院　地藏菩薩院　金剛慧菩薩院
馬鳴菩薩院
義巡謁畢老僧遣義早歸寒山難住道義遂辞老僧
出寺百步迴顧已失所在但空山喬木而已方知化
寺遂迴長安大曆元年列其上事聞奏　太宗皇帝

帝下勅建置詔十節度使照修創焉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釋法照者本南梁人也未詳姓氏唐大歴二年二月十三日南嶽雲峯寺食堂内食粥無向鉢中見五臺山佛光寺東北一里餘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自覺身入石門行五里許見一寺題云大聖竹林之寺久之方隱心極駭異二十七日辰時還向鉢中盡見五臺山華嚴等諸寺了然可覩地皆金色殊無山林内外明徹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大聖及万菩薩咸處其中又現諸佛净國食畢方滅心疑益甚因歸院語諸僧衆且問有人嘗至五臺山否時有嘉

延曇暉二闍梨應曰某甲曾到五臺山佛光寺安泊
與師鉢內所見頗同雖然問知亦未發心遊礼至四
年夏在衡州湘東寺高樓之上九旬入念佛道場及
六月初二日未時五色祥雲徧覆諸寺雲中現諸樓
閣閣中有數十梵僧各長一丈執錫行道衡州舉郭
咸見阿弥陁佛及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
身高大衆覩聖現涕泣致礼酉時方滅法照向晚行
道場外遇一老人年約七十告法照曰阿師嘗發願
向五臺山今何不去法照曰時難路險若為去得老
人曰師可急去法照却入道場再發誠願夏滿即往
臺山礼拜大聖是秋八月十三日自南嶽與同志十

人来遊臺山果無留難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方達五臺縣南違望對佛光寺南有數十道白光舉衆咸覩六日詣佛光寺樓上果如鉢中所見之寺是夜後分因出房户忽見一道白光從北山下来至法照前師遂入堂內乃問衆僧曰是何光相僧荅言此處常有大聖不思議之光法照聞已即具威儀步尋其光遂至寺東北約一里許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及見二青衣童子似八九歳顔皃端正倚門而立一稱善財一名難陀相見歡喜問訊礼拜法照云何故多時流浪生死始來相見遂引入門向北而行將至五里忽見一金門樓可高百尺兼有挾樓漸至門所

方見一寺寺前有大金榜金榜題号曰大聖竹林之寺一如鉢中所見周圍可二十里中有一百二十院院中皆有實塔莊嚴其地純是黄金渠流花果充滿其中法照入寺至講堂內見大聖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處師子之座說法次其身及座高可百尺文殊左右菩薩万餘普賢亦有無數菩薩前後圍遶法照至二聖前師子座下稽首礼已問二聖言末代九夫去聖時遥智識轉劣垢障尤深煩惱盖纏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易得成佛利樂群生唯願大聖爲斷疑網時文殊師利告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

實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其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久遠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乃至諸佛成無上覺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法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告言此世界西有極樂國彼當有佛号阿弥陁彼佛願力不可思議當須繫念諦觀彼國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彼佛國中永不退轉速出三界疾得成佛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色手摩法照頂而爲授記汝已念佛故不久證于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

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盡此一報之身定　苦海到於彼岸時文殊大聖而說偈言

汝等欲求解脫者　應當先除我慢心

嫉妒名利及慳貪　去却如斯不善意

應專念彼弥陀号　即能安住佛境界

若能安住佛境界　是人常見一切佛

若得常見一切佛　即能了達真如性

若能速斷諸煩惱　即能了達真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樂　譬如蓮華不着水

而心清淨出愛河　即能速證菩提果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又說偈言

諸法唯心造　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

是名真實相

普賢菩薩亦說偈言

普誡汝及一切衆　常應謙下諸比丘

忍辱即是菩提因　無瞋必招端正報

一切衆見皆歡喜　即發無上菩提心

若依此語而修行　微塵佛刹從心現

悉能廣修諸行願　運接一切諸有情

速離愛河登彼岸

法照聞已欲喜踊躍疑網悉除法照礼謝已合掌而

主文殊師利告法照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

礼即受教已次第巡礼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可
大如盌即取食之味甚香美法照食已身意泰然迴
至大聖前作礼辞退還二童子送至門外礼已舉頭
遂隱不見師乃愴然倍增悲感遂立石題記今猶在
焉四月八日至華嚴寺般若院西樓下安止十三日
日中後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巡礼到無著見大
聖處虔心敬礼三十五佛名凡礼十餘徧忽見其處
盡是瑠璃七寶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陁波
利俱在一會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是夜中
時向華嚴寺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盞聖燈其
大如盌法照祝曰請分百盞燈遂分百再祝曰請分

爲千尋即便分復變爲千行行相對遍於山半因此忽身獨詣金剛窟所觀見大聖於夜後分至金剛窟重礼三十五佛名十遍五會念阿弥陁佛二千口悲淚啓告自惟無始惡業漂流生死種種尅責擗身三十餘次自撲未已忽見一梵僧身長七尺稱是佛陁波利至法照前語曰師今悲泣有何意耶荅法照遠來願見大聖佛陁波利言師實願見否荅願見師即脫履立於板上曰師但閉目隨我而行遂引法照入金剛窟忽見一院黃金題榜云金剛般若之寺皆七寶莊嚴房廊樓閣都一百七十五間金剛般若一切經藏在實閣中遂向大聖投身作礼合掌啓告文殊

師利言惟念何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廣度衆生今
入無餘何時畢我無上願海發是願已尔時文殊師
利菩薩告言善哉善哉再爲摩頂授記言汝心眞正
若爲菩薩能于悪世發斯勝願利樂群生如汝所說
必當速證無上菩提必能速具普賢無量行願圓滿
具足爲天人師度無量衆法照蒙授記已稽首作礼
又問未審今時及未来世一切同志念佛四衆不求
名利勇猛精進臨終定感佛來迎接上品往生速離
愛河否文殊告言决定無疑除爲名利及不志心者
言訖遂遣童子難陀將茶湯来并及藥食法照言不
須藥食大聖言但食無畏遂進兩盌湯一盌味甚極

甘美大聖亦進三盆湯并及藥食其器皆是瑠璃寶成既而令波利送出衆意不欲出大聖告言不可汝令此身元是凡質不淨之躰不可住此但為汝今與我緣熟此一報盡得生淨土方得却來言訖不見還在窟前板上佇立天明獨見一梵僧告法照曰好去好去努力努力勇猛精進作是語已忽然不見良久逐廻悲喜不已始知大聖慈願難可思議法照雖觀聖異不敢安傳恐生疑謗至冬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入念佛道場絶粒要期祈生淨土得無生忍速超苦海救度群品如是七日至初夜分正念佛時忽見一梵僧至道場内告法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何

故不說言訖而隱法照心疑此僧亦未宣露翌自申時正念誦次復見梵僧年約八十神色嚴峻告法照曰時所見者臺山境界何不依事實記錄之普示衆生令所見者發菩提心斷惡修善獲大利益師何從密不向他說照答曰實無有心秘密斯事恐人疑謗墮於地獄所以不說梵僧告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有人謗豈況汝令所見境界但令多人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來到此山滅除無量無邊生死之罪斷惡修善稱佛名号得生淨土即是利益無量無邊衆生豈不大哉何慮疑謗秘而不說法照聞已答云謹奉所教不敢秘密梵僧微笑即隱不現法照方依所教

具前往過實錄一一示衆

江東釋惠從以大歷六年正月初九日與華嚴寺僧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法照至金剛窟所親遇般若院所立石標誌同行徒衆虔誠瞻仰悲喜交集倏聞其處鏗然鍾聲清音雅亮衆咸驚歎靈異果將謂照師曰所見不虛俱念宿緣多幸得與同遊書之精舍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果後至大歷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與小師等八人於東臺同見白光十餘現次有黑雲靉靆少頃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内紅色圓光大聖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覩又降微雪及五色圓光偏現山谷不可知數其同行

人小師純一惟秀歸政智遠以弥惟英行者張希臺
于如靜等無不咸見其後法照大師及度華嚴寺南
一十五里當中臺中麓下依所逢人聖化寺式時建
一寺仍以竹林題号焉
德宗皇帝正元年中有護軍中尉邠國公扶風竇
公施 勅賜三原縣莊租賦之利每 皇帝誕聖之
日於五臺山十寺普通蘭若設万僧供命司兵叅軍
王士詹撰述刻石記紀頌其詞畧曰弥陁居西國照
師宗焉帝尭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蹋而
同躰也竹林精刹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師法
照自南嶽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排徊

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寺周歷而[illegible]百二
十院所覩異先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録[illegible]播故
略而不書茲乃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illegible]寺焉
文多不能具載中臺慈恩和尚先化黑白五百人彫
造玉石切德一十二尊并大殿一座於大宋元佑五
年春月三人故放火燒毀殿上釘自濟玉石切德盡
化為灰粉僧肖瑞再化十方四衆同力修營於定州
黃山彫造到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十二尊將至
中臺并殿紹聖五年六月日終畢告示後人燒功德
人不出一年盡皆惡死殃墮無間故知毀之者惡報
無量苦輪不息同力修崇者獲福無邊果證菩提矣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釋無染者未詳姓氏受業中條山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每誦華嚴經至諸菩薩住處品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仍問佛陁波利自西國而來追求聖跡遇化老人再令西域取經入金剛窟於今不迴古德既然吾豈獨無緣乎師乃自誓發跡遊方巡禮徧訪名公或遇禪宗叅決理性或逢講授探討經義以唐正元七年至五臺山正善住閣院時院僧智頵為五臺山十寺都檢校主蓋僧務師乃依頵掛錫

棲心爲終焉計常念文殊化境非凡庶可登吾幸居
此豈宜懈怠哉冬即採薪荷衆夏即跣足遊堂立志
不移歷二十餘載凡七十餘次礼諸臺所遇靈跡化
相金橋寶塔聖磬金鐘圓光之類莫窮其數最後中
臺之東忽覩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約盈万師
乃徒頭作礼徧行慰勞既而面見文殊亦爲僧相語
師曰汝於此山宿有因緣當須供衆勿得空過言訖
不見化寺亦隱梵僧俱失師乃歎曰吾覩盛靈異豈
可徒然念此危脆之樂有何久固乃發誓願告示四
方遊臺僧尼并及信士每供養一百万僧乃然一指
以誌之漸及五百万數蹤迹悉知王侯不化而自來

金寶不求而自至千万供畢十指皆然至開成中夏四月乃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次遊諸聖跡酬千万僧供不出此山吾今耄矣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此身難保危同朝露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答謝十方諸佛一万菩薩息心而住諸徒衆等各不相代並是菩薩第子龍王眷属夙與善業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省策三業龍花三會共結要期比侯下山恐有留難珎重而去徒衆不曉師意則共白言三五日間早來歸院師乃但攜瓶錫准焚香燭與備信士趙花持蠟布二段麁麻一秤香油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礼拜焚香無時暫息都捐飲食亦

不睡眠念佛虔誠聲無間斷至夜將半花訝其歸晚復至臺頂見師執志確然不移轉益精專倍於常日師乃告化曰吾有密願已見功成汝與吾恩緣不得障道為吾取蠟布蘇麻香油將來纏裹吾身要於夜半子時然身供養諸佛吾若道果得成首度於汝華勸諭不正遂持蠟布以纏師身次被以麻香油溉灌將從頂煉師戒曰吾若有餘骸照以薪光火盡天滅當須揚散無使顯異惑亂衆人華即如教自頭而然至足方倒花勉曰昔聞書見願力然身今見上人繼乎先躅奇哉乃宣告門人取衆靈骨就梵仙山南起塔於今現在

代州憁因寺沙門福運清苦節行僧也慈悲濟物安
概虛生常謂人曰鷹隼逐鳥何不相逢猛虎搏人幾
時遭值自根牟毫身肉枯乾不能與衆生一頓飽食
苦哉苦哉唐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徑入南山
嵗谷大石寺北有一盤石跏坐於上執刀自割分其
身肉爲三十段散置石上因誓願曰施諸飛走衆生
一飡之食願食此肉者捨惡趣身受人天報言訖而
卒門人士俗奔走其所見委骸於地緇素悲哀積薪
闍維既而祥雲滿谷俄頃暴風四起身之骨灰蕩然
無餘神異如此若非忘我相了色空孰能若是哉
清信士宋元慶者洛陽縣北鄉人也唐聖歷元年二

月十四日來遊五臺礼文殊大聖元慶善根夙殖久
厭塵勞行潔氷霜胃無瑕玷留玆真境深契素心願
啓一時切踰多刼因遊西臺秘魔嵒寺乃潛於佛廟
之側後積薪油焚身供養文殊菩薩洎諸聖衆當此
之時聞東南隅山震數聲西北有光爛然五色蓋表
斯人內財供養之感應也異哉
繁峙縣閑明雅者智達空有物我齊忘厭有漏身賀
三堅果於元慶焚身之年四月三日秘魔師廟之側
屠身供養手自持刀支解身躰略無變色始從兩足
次及於心皮肉紛然唯有胷臆猶合掌發願願早成
佛濟度衆生後乃剖心命由斯殞惜哉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開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以歲属亢陽久愆時雨草木焦枯種植俱廢都督謂衆曰吾聞臺山文殊菩薩極多靈異有無緣慈必哀祈請遂登臺頂竭誠禱雨倐見華嚴寺上有群飛白鶴凡一十二隻徘徊翱翔集於臺上須臾即散俄頃黑云靉靆驟雨洪澍五縣霑足古有唐林縣也民至二十六日方興耒耜是秋大豊耒耜小穀皆熟粟斛三錢百姓饒樂若非至誠感神曷能致此

開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嘗巡礼清涼山五臺諸寺院忽遇一伽藍廣大莊嚴内有文殊師利像因

入中礼拜復從院出乃逢隱者三五人草衣麻屨容壯甚偃都督謂是貧士行丐至此乃問自何而來隱者曰來遊山林因而縱賞吾能以六合入於一塵三千納於毫芥又謂都督談十二空之正理演十二見之邪宗辞論縱横辯才無碍都督聞之愕駭隱者仍有告誡都督俛首未對忽然而失嗣於是頓發願心欲飯千僧以其勝福問寺僧曰此中有千僧否僧云今七八月遊山者皆去僧難可及嗣乃志心處求真聖至設齋日感千僧普會嗣尽誠齋施既畢僧散並不知所止嗣覩此感應信心益固後遂礼五臺沒身歸鄕矣

聖歷二年長史崔義猷遊礼五臺北臺忽雲霧晦暝跬步無覩猷即投身自撲徧體血流死而復蘇仰見雲間一道光明接華嚴寺猷乃尋光而行過處隨滅直至華嚴寺經宿南去向佛光寺一百餘里先此瑞應至寺覩見解脫禪師如生共猷談對旣而語諸寺僧寺僧靡不驚駭皆云解脫已亡多年何故復見此不可思議事也猷益異之耳

聖歷二年長史齊政攜家遊臺至清涼寺北遇數僧持錫杖跣足而行政詢之荅云訪文殊師利因勉政發心共登臺頂乃登遂失僧所在政嗟異而下還及清涼寺又聞聖鐘鏗然嚮喨山谷政竭誠齋設供施

而歸感其靈應因為記云

中臺西南百餘里有一小山名曰峯山當臺邑之北山半有生風穴仙人掌道人庵說法臺昔名九泉山上有金華寺下有澡浴池世傳万菩薩過下之所有時現像猶若片雲飛騰峯頂或如白鶴群翔山復久而方歇土俗備諳咸云万聖出現歲豐之兆其言頗驗

聖宋慶歷二年七月五日有薄霧數片從寺古殿後出漸徧山頂其中現菩薩形相或三或五各成行列離山而南右逵縣邑僧俗告語罔不仰觀前縣令路坦各詩以記其異

高德僧事跡十九

釋智顒者亡其姓氏中山人也鄗亂之年傑出流輩爾以弱冠厭俗遺榮遠詣臺山依善住閣院賢林為師策勵無怠夙夜忘勞落綵登壇戒珠圓潔天性節儉室無長衣遇有餘資隨施貧病既而辭師訪道不數年聞大通佛教講法華妙典窮佛知見開維摩勝旨了不二法門常念法性幽微筌蹄權假乃收跡靈境掛錫舊居其如高德服人囊錐脫而露穎嘉譽流遠官鐘掌以飛聲唐元和年中衆議請充山門僧首固讓不獲俛仰從命遭時歲艱儉供施稀曠院宇蕭疎鐘磬息韻衆復叩請為華嚴寺都供養主知大常

住即四方聚供之所也宜其德必有隣善則獲應故值法照無著花嚴䟽主並釋門龍像寶地芝蘭繼素爭依神靈密祐時澄觀新製䟽畢衆請顒講華嚴大經䟽是日有千僧齋供豐腆帑藏充溢不知其由時人咸謂感聖来兹師自主寺務凡十餘載有隣院僧義圓亦諸僧之翹俊者以顒久典常住意其利於資供既生疑謗乃搆流言謂顒心非平等志務貪婪修德競時豈當若是顒聆斯謗遽求自退衆遂許之師乃即日拱手而出是夜有護法天神執義圓曰智顒和尚乃千佛一數師敢輕言邪可速求謝咎若其不然必沉惡趣矣義圓駭懼詣旦詣顒礼足悔謝顒之

德行感如此乃武宗在位毀滅釋氏頗藏匿嵓藪餘衆解散宣宗踐阼重興寺宇勅五臺諸寺度五千僧再請顥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養主至大中七年夏四月普供天下巡礼四衆齋粥一月既罷一日誌大衆曰人命如箭焉能久保心徇浮華不求息處誰之過歟遂退居静室不出三日端坐而終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

釋法沵不知何許人也亦忘受具之年月捨塵俗戒行精苦誓除人我志求解脫講華嚴楞伽唯識瑜伽每升座宣揚如師子吼化導無閒遐邇歸心住花嚴寺三十餘載親見文殊師利雲中出沒現種種形數

盈千万法師因發誓願設無遮大會巡山之人歲有万數詣五臺頂然長明灯幡花不絕至隋開皇十三年七月而終後五年隋帝夢五臺山華嚴寺法琛大師院有摩尼寶珠二十顆勑遣黄門侍郎郭馳驛求取珠法琛院供養庫中果得寶珠尽符聖夢乃造七寶函盛之進献自餘珠寶有百千種凡五㪷餘有詔復送臺山仍以珊瑚樹一株並歸山供養文殊大聖師之德行槩見於此云耳

釋㳟掐不知姓氏及何所人住天盈寺三十餘年服餌松栢以中食常坐不卧寡於言說志節高邈迥踰塵表寒暑行道曾無懈息身衣弊衲都無餘服菩薩

行顒人所罕測居常一日親覩文殊師利持一銀鑪金面皷來入伽藍拍驚異悲感因自躃身口鼻血流起而言曰往聞聖皷他化天樂佛在世時大聖持來供養於佛如來滅後還歸天上弟子業識之賢大聖示跡降此伽藍俾無限塵勞於斯盡矣乃勤懇致礼礼已不見自此謂門人曰吾命將盡恐身不淨汙穢伽藍欲去横水鎮趣滅尒等各念無常勉修勝業觸已下山果至彼鎮儼然示化

釋神贇俗姓盧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孤傲好求訪聖跡不惑之年來詣臺山礼謁菩薩住華嚴寺清凉岳閑禪誦為業衆推高德未詳終沒之所

釋惠龍幽州人也廿歲出家弱冠受具性圓秋月節勁霜松戒筭護鵝慈深救蟻了四分毗尼畧無疑滯遠近請益教訪尽材尋詣臺山礼文殊師利六時懺誦徇法亡軀自刺身血寫菩薩戒普施頒早成佛師衆欽嚴峻言聲響亮演法導迷無剛不伏亦僧中之能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釋令休河南人也樂尋聖跡徧歷名山勵節懃苦衆咸推伏遠詣臺山礼文殊師利忽聞空中有聲告曰南閻浮提人多不定聚剛強難化汝宜度之勿憚劬勞斯為上士僧曰欲求解脫若為可得空曰汝可除心僧曰云何除心作何方便空中告曰無心之草名

營養汝就觀之自當悟解師即求之後果見其草乃自惟曰我問除心有何方便却令觀此無心之草有何意旨如是審思豁然了悟曰草譬煩惱無心喻空草既無心煩惱亦尒煩惱既空當何所斷乃大悟無生法空觀門於斯了矣師不勝悲喜即就此草結庵而止人或問其故師指草謂曰人多心病此草能攻所欲来求與宣良驗耳厥後獲愈者多矣至開皇二十一年癸酉正月上旬無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三

廣清凉傳卷中

音釋

瘞（於罽切） 歸（去為切） 賸（匹貞切） 纘（作管切） 禋（於神切） 鬢（丈月切） 跽（渠几切） 懌（羊益切） 顒（魚容切） 敎（魚厥切） 嫕（許計力二切） 猗（於其切） 愴（初亮切） 窶（九遇二切） 頵（於倫切） 耄（莫報切） 隼（息尹切） 耒（力進切） 耜（詳以切） 跬（去規切） 蟆（他朗切） 帑（他期切） 蘇（思朗切）

廣清凉傳卷下

清凉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　重編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高德尼事跡二十

南宋僧俗所覩靈異二十一　　靈異藥木二十二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二十三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釋嘉福俗姓聶氏代郡鴈門人也年七歲於本州捴因寺出家十五受具後住清凉望臺三十餘年常誦維摩經善薩聲聞二本戒文涅槃般若二部多所悟入并誦諸部經論百有餘本十日一周畧無餘暇及然五指供養文殊臂上燒燈求生淨土至開皇二十

四年十二月下旬倏見白光一道直至西方如是三
日衆人咸覩奄然而逝
釋道宣俗姓錢氏吳興人也盖彭祖之後少誦教文
長覩師席闕之東西河之南北求訪宗匠無憚苦辛
外揔九流內精三學戒香芬潔定水澄漪存護法城
著述無輟尤攻律藏窮討幽微七聚五篇渙然水釋
感天厨饋食備於先記自祇迄今曾無儔疋按花嚴
靈記云律師常至中臺頂上見一童子形皃異常律
師問其所由童子曰弟子天也帝釋遣令巡守聖境
律師又問道宣嘗覽華嚴經菩薩住處品文殊師利
住清涼山宣自到山未嘗得見其理如何童子曰師

何致疑世界初成此大地踞金輪之上又於金輪上撮骨狼牙生一小金輪其輪至北臺半腹文殊菩薩七寶宮殿之所在焉園林果樹咸悉充滿一万菩薩之所圍遶北臺上面有一水池名曰金井大聖文殊與諸聖衆於中出没與金剛窟正相通矣大聖所都非凡境界師可知之言終乃隱律師下山向衆親說其事云

釋窺基法師姓尉遲氏祖諱懿寧國公父微宗六字鄉曹之職任松州都督伯父敬德即唐初總管武略冠古聲名蓋代封鄂國公唐書有四傳孔子有四科羅什有四聖大唐三藏有四弟子基光昉測故今亟

主即其一焉三藏西域取經既廻圓教大乘創流東
土將圖普利必籍周林法苑所推專歸疏主至年十
七遂預緇林特奉明詔為三藏第子疏主專受大乘
三藏秘訣三藏以謂廣濟群品莫大於弘宣傳付有
歸受命著述製法華唯識等疏一百餘部盛行於世
又於三藏大師終後數年來遊五臺山礼文殊菩薩
於華嚴寺西院安止法師常月造弥勒像一軀日誦
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感通之應皭然可
觀又復親書金字般若經畢有神光瑞雲縈拂臺宇
輝耀函筒曰我無堅志靈應何臻後遊山訖旋之京
師慈恩寺於永淳二年蟬蛻去尔開元二十三年三

月十五日有清涼寺普觀禪師與同造功德主沙門法會於中臺頂造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部從神功妙絕至開元二十四年功畢後武宗會昌五年拆天下寺宇例遭除毀悲矣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晨夕靡倦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植善本每念誦業年二十八乃啓母出家事師之禮服勞無替躬執僧役未常違衆厥後詣師參學負笈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旨然於天台頓教無所宗尚可謂定慧雙明惠修兼備後聞臺山靈異乃結侶同遊就華嚴寺右小院掛錫演天台圓頓僅四十年衆

因目其院爲天台焉至會昌五年忽絶粒數日而講課之務未曽暫息及二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平生修進靡斯心口今獲二種果報卧安眼覺而無瘡惱吾所著法華䟽十卷本跡二門三周記别開近顯遠玄門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其天台宗䟽務在宣闡並使傳通勿令止絶言訖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

寀碑文云金光照和尚者其先河南府澠池縣人也俗姓李氏年十三出家依於新安縣寳雲寺主靈梁爲師至年十九入洪陽山祖述迦葉和尚伏勤三年猶如一日可謂衣不帶布褐遮身殘形毁容勤求至

道和尚謂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佛常無應而無不
應守斯守一動則居三雖恒沙異名隨緣拆化而彼
岸同体感物從權且清凉山者諸佛之應化也衆生
緣重尒可住馬師既親受言教來至汾州泊寶中應
遇慕臣咒動戒馬生郊師阻難中未可前路乃迴入
馬頭山經姑射山又轉至檀特山六年居山事慧超
禪師誓願苦身以崇至學每興重願以救蒼生志在
山林析無上覺禪師知其願重乃命速行轉至屋覚
山下縣師於惠悟和尚諮參至理又聞方山純達禪
師德行清高名譽遠徹既至其所禪師一見乃問師
從何而来師曰從無所来禪師乃接以微言豁然啓

悟乃知衆生即佛佛即衆生三界圓通唯一心耳遂住嵩山經於三載禪習為務守戒為常每自思曰臺山之願竟未心屬我國家聖德廣運日月照臨功高百王業濟千古至唐大歷二年方達五臺山於大華嚴寺萬菩薩院安止其日忽雷電交發雨雹馳飛師乃驗心嘿念大聖俄尓晴霽倏覩白光從臺飛下光中千佛嚴儼赫然師潸泣交流舉身投地而為作礼比至舉首忽然其前湧出高樓十丈有千葉花座而以盛之遂見諸佛舒金色臂三摩師頂告師曰尓從今已去應名金光照耳諸佛令師誦金剛般若經為恒式言訖忽然不見師心内喜躍感悟良多翌日礼

辟寺衆遂詣秘魔岩幽居進德且有所新後又自西臺忽雷風暴震兕電注雹良久雲開谷騰黄霧俊忽之間千變万化師一心瞻視誓求佛果德時和風清暢雲霧競湧忽見維摩居士普賢菩薩文殊師利師悲泣礼拜忽然不見又見二童子引師直詣臺頂見二如来淨如瑠璃内外明徹紫光蔽日白氣侔天徧滿山林盡同金色同行伴侶同知厥由後又詣東臺那羅延窟遇見三僧乘白雲湧出至前便隱又至夜三更已來忽見窟前樓閣僧侍天樂嘹喨至數日已却往秘魔居止六載後縈峙縣令呂才俊堅請至縣度心供養後代州都督晉雲晃聆師之德望差指使

迎入大雲寺居止焉首廣興佛事後不知其所終云

耳

華嚴疏主法詵諱澄觀俗姓戴氏本越州會稽山陰縣人也即唐第八帝肅宗皇帝世年十三出家厥後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該盡具戒之後即捺非常但有名山必遊勝迹皆訪於大歷十一年來遊五臺於華嚴寺西般若院下疏主至山前後遊臺四十餘後至大華嚴寺專讀大乘方等之教華嚴一經偏所翫習以自悟心要在朝闇卷不釋手其時有普住閣院（隋朝本名東道場也）僧名賢林亦不測之人也時充華嚴寺主乃與寺衆請法師講華嚴法花等經前後五箴法師

每謂花嚴舊疏旨約文繁乃自唯曰竊以大聖文殊師利表乎真智普賢菩薩旌乎真理二法混融即表毘盧遮那之自體也理包万行事括千門廣喻太虛周齊罔極大矣哉即花嚴奧旨歟我今既揩覽文殊聖都清涼妙域華嚴大典豈得捐乎於是旦暮縈懷思惟造疏即自華嚴寺從住般若院從容謂衆曰余來聖地曠劫希逢欲屏交遊澄心造疏可能為余建閣一座於上造疏可乎寺主賢林等僉曰允從乃募工起手不日而成時有溫州無著躬自書梁栽之華跡齊哉可觀功畢疏主於上起五制疏道場即唐興元元年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瑞應數日之後

中夜寢夢一金人於疏主前立師乃以手攬之從首飡食至足而寤私心喜曰此必大聖垂祥是余飡受華嚴之法味得其粹旨示造疏始終之兆也乃起盥漱遽入道場焚香設禮慶謝嘉瑞厥後若躬對聖容援毫灑翰才思如流精釋微言未嘗疑阻遂得一部七處九會之文渙然在目自興元元年迄正元年三丁卯歲十一月五日絕筆法師既造疏已乃罄資緣設千僧會齋用為題慶又欲驗其疏流通之兆乃入道場祈禱冥應忽於夜寐夢見自身化為大龍首枕南臺尾枕北臺騰躍其身復化作千箇小龍分散而去疏主覺已喜曰斯乃新疏流行之應矣於是華嚴

寺主賢林尚座悟寂山門十寺都供養主温州無著
并閣山僧衆又共設大齋願慶新疏正元四年并州
節度使馬遂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齋供施至山
令請疏主講其新疏每日可謂座列千僧聆宣妙典
所出學徒前後計及千數其餘事蹟具如別傳所云
釋常遇性陰氏范陽人也先從本土安集寺出家師
其性淳朴體貌魁梧好適林泉棲心物外大中四年
杖錫孤遊礼五臺山尋訪聖跡止華嚴寺菩薩堂瞻
大聖真容於右手中指爲供養後徧歷五頂大覩祥
光不可勝紀至西臺遇古聖跡名秘㝩嵓師啓目之
際忽覩金光爍爛奪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即古所

謂金色世界也因問寺僧寺僧曰是地昔有古德住
持名金光照和尚斯亦因光立謚必其祥也師悲喜
交集誓居此地乃結廬住止滌慮棲神一入定門經
四十九日鳥飛花雨合卒香雲揚袂摳衣歸依如市
因即創興梵宇締搆佛宮十有七年不下峯頂禪誦
精勤寸陰無廢可謂聖力潛通道出凡境至昭宗運
季師亦化不常有時撫掌高聲大笑或復手執二石
相磨只云併合併合人不測其由至唐莊宗吞併朱
粱之後人方悟前語師神異前知如此時武皇之在
河東也嚮慕高德就山致礼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
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師固不受命即以其年七

月十八日稿門人已蟬蛻而去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一

釋顯成姓宋氏不知何許人也家世儒素遐迩知名不務浮花不趨榮利初其母陰氏夜夢庭中隻樹冬放繁花俄頃而謝唯有一枝獨無凋变結成弥果覺而有娠陰氏心喜願生男子既發願已如期生男遂名顯成乃長從師猶称小字師子襟之歲出就黌舍務李明敏首冠群輩厥後爽俗辭親詣五臺山依佛光寺僧正行嚴為師至大和五年受具誦大小乘戒法華金剛佛頂大悲神咒用為常務也武宗世誅剪釋門師執志無改宣宗皇帝即位重興佛寺山門再

選召師爲其首特許修營佛光一寺切畢尋頒命服
師号圓相就加山門都撿板至光啓三年六月五日
忽覔氣志衰敗乃罄捨衣盂以充檀施無幾而卒後
之人起塔於寺之西北

佛光寺乘方禪師者遺其姓氏鄉里即解脫和尚之
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皃稜稜垂手過膝眉長數寸
目有重瞳礼念六時行道無息紹其高躅再修梵宫
臺殿横空等級相次有太原士女造立大聖一軀擬
送山門路經滹沲河水泛漲波濤鼓怒舟檝傾危禪
師隅岸遥礼焚香懇啓水忽絶流聖像既濟端激如
故厥後忘其年月示滅於寺肉身猶在有碑居寺西

一里

無名和尚渤海郡人郎先朝高力士之孫地幼年慕道落紺髮於金園求且尋師露戒品於京洛心地淵奧受荷澤之宗文藻縱横出湯体之句可謂法苑之梁棟釋門之標準至正元年示疾之日澡盥清潔凌晨一食告召寺衆門徒跏趺而逝其後十一年河東節師李公頂謁開有異香重修龕室感神光數文瑞相仍現方議荼毘肉隨火化霜骨端坐鮮潔光明支節鈎連瑩滑如玉建塔於寺刻石猶在

銓律和尚本代地土居人也七歲出家依年受具戒珠清瑩行業芬敷外習毗尼嚴教内修大乘因地他

心通照事必先知蔬食不過中斃衣纔弊躰不貯粒粟不畜縷帛可謂清苦高行僧也示滅之日有綵雲騰空天樂盈耳異香芬馥遠近襲人召集寺衆執手叙違付囑門人跏趺而滅

釋法興本西京人也七歲出家與時流不雜承侍師長策勵忘疲諷妙法蓮華經朞年成誦又念淨名金偈不盈九旬二本戒經僅踰一月日常一過諷味精通律軌精嚴秉持無犯來礼聖跡志樂林泉隷名佛光遂有終焉之志四方供利身不主持付囑門人修彌勒大閣凡三層九間高九十五尺尊像莊嚴靡不周備已至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臺山諸寺聖象

万有餘尊繪塑悉具僧徒稱讚衆口一辭列上所爲請充山門都綱規矩准繩爲後世法大和二年正月聞空中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今即來迎師乃澡浴焚香端坐而㓕建塔在寺西北一里

王子燒身寺必救都綱者不知何許人也未詳其字姓蓋聞諸古老口相傳授事多煙廢今但傳其梗槩孔聖所謂我愛其禮斯亦如之世傳閻羅王之師男也以曾掌僧務因謂之都綱昔清涼存即令五臺縣之故城也彼其縣宰亡其名氏夏中獨坐夜飲於公廳之下倏見數人形貌甚偉持枷鎖似官中追攝人者至前立其縣宰詰問厥由對曰其閻羅大王之使

卒大王遣來相追攝尔公可行焉宰於是大駭起立謂徼使曰死即古今之常事余不羅也秪緣有寡親在堂唯憑官俸以為息養若遂追攝孝養弗周若待其百年死而無恨今廣貽金玉可能捐否卒曰此大王嚴命某不敢專也公若要免五臺山王子燒身寺有必救都綱是大王之外甥若能往告必能相為也於是縣宰還俾被馬與府卒忩忩而發比至日出君得達寺師旁扉尚掩眠猶未興宰躬自敲門徵聲而喚少頃師出宰即折躬致礼師曰山僧源德不銷貴人之礼宰舊甞巡山頗相輕視此時事逼致敬忘劳白不識聖人罪寔深矣泣淚又拜師因問某故宰具

述厥由師曰可也因索紙筆具書其事書畢付與其宰宰致拜拜三陳謝而退自後至官蕭了無他事師自此傳名名既彰矣師尋亦示滅有塔見在寺之東南集傳者曰此大聖化故化金閣傳云凡聖混居斯其驗矣

降龍大師俗姓李氏諱誠惠本蔚州靈丘縣人也其親壯而無嗣聞五臺山文殊靈異躬詣祈請既還妻即感娠後月滿生男鄉閭嗟異咸云聖子及長風骨英秀神智不群乃詣臺山依真容院殿主法順為師至年二十登壇受具東臺東南約一百餘里有地名龍宮者耆舊相傳大師嘗居彼結廬修道今見有叢

樹故基猶在師於淨瓶中素畜一龍龍曾逃出入清
水河中有一巨石上通三穴潛隱其一日凌旦河上
西南見白氣出師知龍潛其下乃携瓶詣河向石穴
大叱之龍還入瓶携之歸庵其泉猶有靈異雖河瀑
漲淤滓混流獨此泉中畧無纖穢天禧年中余親往
觀之今龍泉店亦因泉得名也大師甞於西臺東北
李牛谷中亦有結廬誦經之所甞感山神現身聽法
後有王子寺僧湛崇寺率衆連書懇請住寺展師資
禮師不遠來覲徒居彼寺故得金峰增耀寶壤騰芳
九州之深賫皆來十寺之樓臺益盛財施法施佛田
僧田由師住持同霑利澤後唐莊宗聞師高行同光

元年七月遣使持紫衣師名勅書賜之詔云誠惠鸞
領名流鷄園上拓精守護鵝之戒弘宣住鴈之談潜
栝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徃苑意花不染於情
田自隱跡靈峰棲心勝地泛慈舟而極溺持慧炬以
引迷五百龍神皆降鑒德一万聖衆尽繼玄蹤為法
雨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　朕方興景運大闡真風
宜旌積行之名以奉無為之教今賜號廣法大師伯
賜紫衣師固辭不受續降勅敦勸其畧爰遣內臣遠
班成命師號既旌於戒行紫衣無爽於受持久屬當
仁匪宜多讓至同光二年乙酉歲十二月囑門人已
拱手而終春秋五十僧臘三十師終後勅賜謚曰法

兩大師并靈塔號慈雲之塔今現在本寺
超化大師諱匡嗣俗姓李氏太原文水縣齊鳳村人
也幼年慕道不樂世榮往意臺山願求披剃依真容
院諸威為師受具之後勵志不群杖錫南方叅尋知
識學通內外慱究禪律傳法度人開衆耳目晉天禧
三年戊戌歲遊方行化至湖南謁偽國主王公公施
香茶盈万至丁未歲遣使賫送入山徧給諸寺勞卯
歲至吳越國見尚父元帥錢王王禮接殊原語論造
微雅合王意遂施五臺山文殊大士一萬聖衆前供
物香茶及製銀鉢盂纈子萬副茗蘇(赤兗反茶紫老耆世)百籠
仍遣人送至吳越館內諸州刺史各辦施利鋪陳供

具無不周偕別造巨舶乗載由海路比歸嘗遇暴風
四起波濤鼓怒舟人惶駭頃刻沉沒大師慭衣焚香
望山遥禮文殊聖乞加冥護俄頃見文殊師利出
於海上現半身猛風驟浪頓然恬息遂建滄州與載
歸山尋與降龍大師均施諸臺寺院山坊蘭若不私
其利及掛錫舊居徒衆堅請主領僧務厥後朝命典
統山門十五年間與修佛事供衆僧數過百万業別
傳云昔湖南馬王素欽令望嘗使賫茶二百龍送詣
臺山以充大聖前供養乃俵給山門諸寺後馬大師
偕之臺頂焚香祈禱設礼既畢俱宴龍池之側忽見
一小吒其身赤色躍於水上迴首盻師師曰尓来也

乃告其使曰尔可速歸懼有大事使即依言与師俱
抵至院翌日使心忩忙策馬而去比至其主已亡使
乃方悟見蛇之驗師預見如此其何人哉亦不測之
入也住持之外禪誦為務以大晉天福九年甲辰歲
九月搆疾五日遷逝荼毗已後門人收靈骨舍利起
塔見在

取性道者晉代人也失其鄉里姓氏居取性院即今
王子寺東北蘭若院名北福聖院是也師內行莫測
外相麤鄙衣唯蘇衲食且衆殘不染聲名人欽若聖
鄉川供拖無不樂輸緇素游山贍濟無擇常操利刀
一口入山見蛇即斬唯云取性取性由此故名取性

道者每誡第子去汝山採柴若見蛇時慎勿打殺蛇報果重千年必一更重受之第子去若果尒者師何斬之師去咄尒何知也老僧斬之令其取性即解其蛇報尒等不能豈同吾也師之蜜行如此後終於本院去耳

僧統大師者俗姓刘氏諱繼顒燕薊人也父諱守竒唐末任滄州節度使師幼失所怙性稟知識遭乱避地清凉山礼真容院果勝大師弘準為師年滿受具請習無疲遠詣京師聽學遍數本經論遂還舊寺首載大方廣佛華嚴經跣足遊礼五臺每至一頂講菩薩住處品一絲歲以為常每講終設茶藥異饌以供

其後對妙告祥焚香立願遊歷東京時晉少主在位見之信重賜大相國寺講大華嚴經將相王侯歸依信受及辭講筵施財巨萬盡以所真於本寺講堂西面飛軒之下創立石壁命工鐫勒所講之經期月之間功用造畢尋請還山賜賚財施不可勝計遂建真容院四面廊廡及華嚴寺樓閣凡三千間不啻敬供七百餘會塑山龕羅漢三十二堂轉金剛經并藏經六百萬卷及真言咒偈刻壇畫壁逢三八普施溫湯設四衆無遮粥會殊因妙果植大福田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尋詔授五臺山十寺都監賜師號廣演匡聖大師鴻臚卿仍領命服爲漢高祖一見師奇表歎未

曾有特命与諸王為兄弟少主即位加五臺山晉內
都僧統後以印授大漢國都僧統撿校大師兼中書
令以偽漢天會十七年正月十二日遷滅於五臺山
善薩院享年七十有三僧臘三十有二詔偽諫議大
夫楊夢申撰神道碑銘立於院之西北門人收靈骨
建塔猶在

高德尼事跡二十

按華嚴經感應傳云唐儀鳳年中西域有二梵僧至
五臺山賷草花執香爐肘膝行步向山礼文殊菩薩
遇一尼師在嵒石間松樹下繩床上儼然獨坐口誦
花嚴時景方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梵僧同宿大

德且去明日更來僧曰深山路遥無所投寄顧不見遣尼曰若不去甚不可住當入深山僧徘徊惆悵莫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僧依而往尋之果見禪窟相去可一里餘二僧一心合掌手捧香罏面北遥礼傾心聽經聆在耳初啓經題稱如是聆我聞乃遥見其尼身處繩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敀在峰前誦經兩帙已上其光盛於谷南可方圓十里與晝無異經至四帙金光稍收六帙都畢其光並入尼口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恒於中住今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万菩薩俱其山在代州東南名五

臺山者首楞嚴三昧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世界龍種上尊王佛又央堀摩羅經云文殊是北方歡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想神尼之境必文殊之分化以示梵僧也

尼法空者俗姓韓氏宣州人也幼歲辭親詣五臺山西南一百餘里建安寺出家後於祇洹寺受戒每常法華用為常務後負笈聽學經律數十載閒殊無開悟自知性之明慧無宿習力嘗聞五臺山文殊菩薩現種身賑濟群品人傳有僧道超別無行業但種久住華嚴寺不出山門二十餘載其後命終生於兜率弥勒內院彼天人謂超曰尔於人間別無妙行祇承

文殊菩薩境界力故得生北處尔可還下人間接誘四部俾令聞知文殊功德冀望輙登此山中大銷諸罪則用補天之闕行也道超依言不捨天報下告人間法空如是思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生希有心復自念言無始生死三界流轉不得觧脫善悪二業由心造作遂發大願往五臺山志求大聖垂慈引接乃與親娛已立願今誓以元和四年届山巡禮徧遊五頂覩種種化現後至華嚴寺西化三泉院前深林中逢一老人謂法空曰汝宜往此修行仗證勝果言訖遂隱法空知大聖告諭乃悲泣雨淚久之方自悔責悪業罪障志願滅除即依此願别結草庵

居宗勵三業曉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身所著衣令弟子忠迨常住施大衆用乃集衆取別人問其故法空告曰我從此求蒙大聖告語上都示妙法蓮華四字開佛知見清淨無染得生淨土衆各努力無得空過言訖而逝端坐如生衆遂荼毘收得舍利千餘粒四衆分之以充供養取

宋僧所觀靈異二十一

釋淨業姓孟氏代州五臺縣人也幼而剛敏神俊不群初年十三依五臺山真容院通悟大師爲師事師服勞特出倫類每詣太原行化山門供養貨具靡不悉備僞主劉氏深所崇仰乃賜紫衣加號廣慧大師

至天會十一年衆請充山門都監尋屬 宗太宗皇
帝戎輅親征克平晉邑師喜遇真主乃率領僧徒詣
行宮修覲陳其誠款遂進山門聖境圖并五龍王圖
帝遽令展之御座前忽大雷震天無片雲驟雨霑注
帝大駭曰是何祥也師對曰五臺龍王來朝 陛下
令二龍相見當喜故也雷雨若是 帝大悅即命收
圖謂師曰候朕師旅還京之日別陳供養乃賜命服
改號崇教大師仍推為臺山僧正應闔山刘氏所賜
衣師號並改偽徒真至淳化四年四月下旬寢疾而
終春秋五十九僧臘三十九
釋脩諫俗姓刘氏雲州人也風格神俊出乎人表志

輕軒晃性樂林泉辭親出家於五臺禮真容院僧詵
大師繼顒為師厥後師既去世葬禮云畢脉領內興
欲崇佛事乃於樓觀谷內東北有泉名曰廉泉泉側
不遠結廬誦經勵精勤苦晨夕忘倦一日忽夢老叟
告曰尒不須獨善可崇大事兼於此地大有因緣吾
贊尒力言訖而沒內自惟曰斯必聖賢相誓於此處
建大伽藍異日辦裝之北地務化北朝寧王與夫人
先夢見師化緣修造及師還覽一見如舊既符先夢
大氏金幣暨廻本山募工修建復詣太原謁偽主劉
氏亦蒙厚賚手璽曰白廉之寺　宋太宗討平晉地
師乃躬詣行宮請見　上問臺山興建之由師奏對

稱旨又蒙恩錫甚厚尋賜額號太平興國之寺師之感召大槩如此至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初一日以疾而終春秋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九影塔具在
祥符中有兩浙僧失其州郡名氏來禮大聖登東臺頂忽遇一院樓臺壯麗殿宇嚴潔僧遂入院前後殿宇像設鮮輝釋梵龍王儼然相對其僧遍詣參見主僧敘接言笑宛如素迎畢語臨出院巡遣僧初無駭異及出了無所見僧方悟化現始驚歎之遂離臺頂而行下山逝真容院安止畢禮謁前後殿宇主事諸僧一如東臺所見了然無異僧乃禮謁臺山境界讚歎不思議事遂向院僧且陳所見無不歎嗟

淳化中有揚州僧忘其法名身服疎布齊戒嚴謹嘗齋五百副鉢大小相盛副各五事入山普拖虔禮大聖至眞容院安止因齊設日均散咸畢後有拖主詣北浴室院設浴啓請聞山賢聖下暨緇素一無揀別其僧齊畢先詣温浴有三五僧偕行澡浴既至浴所揚州僧率先解衣褰簾而入忽見端正婦人就水洗浴僧狼狽而出衆詢其故僧具說所見人或不信之者入室驗之果無所覩

至道中有僧道海俗姓楊氏代郡土人也受業眞容院亦逢拖主設浴齋罷遽自詣浴所尚無一僧入院澡浴海解衣而入忽見滿堂衆僧揮洗略無識者覩

此僧入一時俱出海心雖疑未測凡聖遽出視之闃無人矣集德者曰大凡施主設浴必豫供養聖賢後乃凡庶倩且賢聖臨降凡庶愼勿先就一則觸犯聖賢自貽伊咎二即減施福徒設劬勞斯亦聖人垂警凡百君子得無念焉

華嚴店昔有黨者名馬秋而家貧以財生自活嘗至東臺東臺東十餘里有古寺基人傳云是古華嚴寺也秋而至此見一巨石其砥如按下有光明心甚疑之乃呼數人舉石視之倏見佛經數十部遂取一卷啓之開視字皆金色光奪人目秋而輩皆山野惷愚不以爲異既歸告語其事有人傳達於真容院主僧

寬寬閑驚喜非常遽召門人第子五七人賫供具遍往求之既至其地了無所覩唯有故基破瓦而已悵恨久之遂焚香歎息而歸

代郡唐林縣昔有女人三十五年不離城邑人呼姑姑長髮尼全頭陁行長物不畜單衣被身冬寒夏暑不以為苦坊市巷陌隨處而眠悠悠之徒寧曰能測五臺百二十所寺無不曾過夏月巡臺則到處人見同行共語坐在丘蕪阿䟦俗塵憎惡色欲後不知所終故西域婆藪豆菩薩傳云此世界有一億菩薩住持往來化物亦說不盡前傳數云九聖混居得不信哉後之來臻此境忽遇斯人慎勿慢瀆戒哉

僧道演俗姓崔氏忻州定襄人也數歲出家依真容院法忍大師為弟子每誦法華孔雀金剛般若等經以為常務師素有息責之疾結塊如石每一發動痛不可忍幾將不救忽見青衣婦人至臥榻前立問其疾之所由師以寔告婦人乃以手觸塊曰師欲愈否答曰甚適所願即以物如絲縷纏其塊而拔去之尋即痊愈方欲起謝遽失所在遂向隣僧說之僧具頂禮後每思之未嘗不感歎聖賢救護之力厥後日益康強年八十有五方壽終焉

靈異藥木二十二

華嚴寺東北有樓觀谷谷內有金剛窟谷口昔傳有

鳳栖菴次西有十二因緣菴與鳳栖菴相近在金剛窟側一身迴出一十二枝高踰百尺昔有古德於菴下修十二因緣觀遂以為名入谷一二里有白水池色如酥酪味如甘露人飲其水肌膚潤澤若常服之令人難老東臺西有王子造論碑文字尚存人有司空都督見佛碑列者知焉今年杞寖遠廢毀不覩良可歎哉

華嚴寺東擴河側有一擬菴松身栢葉橫枝到地幹清凌雲古昔相傳名四菴枝葉四垂合圍成陰有衆明堂八窓四闥中心一捶向上百重上圓不方可謂奇異雨雪不透風日不穿巡臺之人同到菴下可

容數百常有僧來止其龕下爲衆宣四真諦法悟入者衆時群鳥來至其處飛翔上下久而不去僧曰此鳥如佛在日有鶖鷀於佛前聆四諦法而得生天此亦應尒因謂之四諦龕瑞鳥靈禽遊集栖宿龕既靈異僧亦非凡

大聖文殊師古今讃頌二十三

晋支　道林　撰

文殊像讃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跡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邈何著歷引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開於童真庶人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儒首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窮

其淵致者必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及難
筭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邈曠焉可謂諸喙略叙其繞
若人之始生也爰自帝胄尊号法王無上之心兆於
獨悟發中之感無不曰也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
玄景未移遊超發道位於是深根永擣於中壤條異
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意風俱肅三達之明與日
月並輝具眸而徽故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
即神通為館宇圓應容會以不迹為影跡斯其所以
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儵無當境而名冠遊方者也
世尊與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
西徂復龍見於茲剎法輪既轉則女音憂矚對明淵

極轍暢法深言道狀開士故諸佛美其稱躰絕塵俗
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夫和以挺粹吸冲氣而為
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響亦孰能與於此哉
時欲摧蕩群生之性宅玄宗而獨至開宏基於一貴
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說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
之量長笑於太方之疾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
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
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長表容之金石継以文
頌人思自盡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疲百
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窺遺軌礙而像
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

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干民聽合金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接顏尊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天咨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絲紐將絕之緒引衆心以標位乃遠謀良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表不覺忻然同詠為之讚曰

眇眇童真　弱齡啓蒙　含英吐秀　登玄履峰
神以道王　躰以沖通　涉化遊方　乃軌高蹤
流光遺耿　爰暨茲邦　思對淵匠　靖一惟恭
靈襟絕代　燕落塵封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　靈化實悠長　昔為龍種覺

令則慶遊方　恍惚乘神浪　高步維摩鄉
擢此希夷質　眇彼虛開堂　觸類與清遣
目擊洞兼忘　梵釋欽嘉會　閑邪納流芳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撰

文殊淵睿　式昭厥聲　探玄發暉　登道懷英
琅琅三達　如日之明　亹亹神通　在變伊形
將廓恒沙　陶鑄群生　真風幽暖　千祀弥靈
思媚哲宗　寤言祇誠　絕慶孤棲　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　祕書丞郗　濟川　撰

釋尊降世　說法度人　大聖文殊　示菩薩身
佛不並化　助道能仁　金口宣言　謚號往昔

龍種上尊　摩尼寶積　普化色身　未來當得
雙林戢景　衆聖韜光　我大導師　奄宅清凉
五百仙俱　講道為常　波利遠歸　無著願見
或授秘語　或覩神變　為接有情　不捨方便
我曾供養　今復親依　瞻仰真像　若覩靈蹤
俗緣未斷　善念常歸　我對金容　當發大誓
運菩提心　廣度一切　近侍吉祥　億生万世

續遺

前代州管内僧正滕行大德沙門明崇　撰

安州人張氏崇信三寶純厚人也元豊甲子來遊此山以錢百萬奉曼殊室利每日三時必來開殿辦香

柰环果情貞如爾守殿者以其誠懇不以為勞一日
過遊諸臺　西臺之頂焚香次忽聞異香久而莫測
既而仰視空中乃見天花百千万朶青黄朱紫衆彩
畢具繽紛亂墜甫齊人頭觀者數百人人欲取之即
騰起一朶獨落張公之手其色不可名狀晚還真容
院僧俗覩之歎未曾有主僧懇求菩薩前供養公曰
菩薩授我而返留之是我逆菩薩之恵也況仙陁聖
𠁊爭主僧亦不敢奪其志凊朝下山親捧其花常有
圓光尺許随身送者踰數十里不能捨歎異而歸
德州市戸王在家其數冨元祐庚午仲夏挈妻僕將
臺山晚宿真容院昱日彈㸑整衣詣文殊像既而曉

覩微有不敬之身出聲就館知客僧省彥求謁與在
語曰山僧住此僅四十餘年所接衆多今日君拜謁
之禮侶有初謹後怠加之容色不怡何也在怒而言
曰在此一來出於過聽謂有肉身菩薩故不遠千里
而來今觀之乃一泥塊耳反思跋涉之勞寧不爲苦
彥曰是何言歟昔大聖於此鬻臺屢見瑞相安生親
塑意有所疑祈而復現七十有二故　唐曆宗以真
容目爲院額公何言之易也具此山龍神守護或若
以怒公身寘之無地也在曰豈一龍焉能禍我乎彥
曰君此一來輕侮像貟痛斥龍神第恐禍生不測可
速悔過不然公之身必碎於龍神之爪牙矣在意不

悛後三日遊東臺與衆百餘人宿於臺頂化現堂南
及夜半大雷忽發者天拆地裂當之壁已爲穴火焰
隨入俄頃火從穴出在之身已碎矣其僕孝存借寺
家綿衣一件以禦寒裹外衣並燒損唯中間借物在
焉其妻僕火其骨而下山聞者靡不歎異是夕有滄
州尼海俊同宿化現堂曰已曛暮有叟語曰弊居不
遠敢邀師一訪蕭然晨粥尼應命至一石洞叟遂失
所在淸朝復化現堂知在之禍免其驚懼究其所寓
石室乃那延洞也
僧惠通沂州人也今爲僧之上首昔政和改元首夏
與緇素千人同遊臺山令僧正通義大德明惲時充

知客謂通曰梵仙山五龍時復出現可一觀焉惠通因與其徒二三子同遊至山復逢同至者因詢之曰山有神龍子見之乎同志曰見通問其狀若何曰如蛇通曰正是真龍猶爲畜類况蟒蛇乎乃還所寓之舍俄須通覺腰間有物如蛇而如爪角漸束其腹甚緊苦痛不可忍起而復倒者再同志者走報主僧述其事通亦遣人白主僧求救曰我以傲慢龍神得罪闔山中有㬎菩薩爲我懺悔會熙公隨漕使陳公知存遊與國寺主僧亦懼不可測就命菩薩殿主洪辯大師温最作法懺悔通遂罄捨衣盂悔過少須苦方息陳公聞之亦相與歎焉

書生李杲者中山相如里人也昔與右丞王公安中同筆硯其第即修大華嚴寺功德主真熙也代州守王洗自中山召之使子姪從其學政和元年至山與士大夫時復燕樂一日到寺王天民都巡陳去捕盜伏莽乃命先生游梵仙山至東巖祈於龍神祠下少須二龍出於石間一為金色一為鮮青諸公焚香設拜以芴招之金色者緣芴而上脊若有所覲者諸人之意加勤獨先生以杖觸之曰此乃怪蛇異物何足貴哉言未竟有物如神仆先生於地衆咸惶駭俄又擲於巖下高數百尺先生既死其第熙以禮葬之是夕雨雹大作雷霆晦暝先生之屍暴露於外因火之

而葬焉

那羅延洞者在東臺東側洞門向東深二丈於迤邐隘窄如斗許大游禮者至此既不能進往往但以手捫摸或秉燭照之一穴唯指西北稍向上然深不可測時有冷風拂面傳云此洞與金剛窟皆 大聖之所宅也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邵武僧失其名姓與僧宗新同遊臺山心真容院瞻禮真像一日登東臺頂會代郡趙公康弼與都巡檢薰凉等諸官并山門上首僧慈化大師真熙一百餘人俱至求現光景已而遊是洞趙公等遍入觀覽唯邵武僧佇立洞外其一宮戲之曰師何不入入之則無疑矣其僧乃

揖趙公慈化宗新曰祢重祢重遂超步而進至隘窄處則搴衣傴位而入略無阻礙如行空室舉衆驚愕讀謀不已莫測其由宗新呼之數番杳無聲跡既移時不出宗新謂衆曰吾與彼僧同行數旬竟不知其為聖賢也因慟哭纍怨衆亦泣下趙公衣裳遺物宗祈視之得竹笠一頂烝餅數枚尋有平隘寨官張仲古作詩美之以呈趙公云南僧遠禮五臺山去入那羅洞不還自古趙公傳佛子今留笠子在人間今詩牌猶在其笠子亦尚存噫始信清涼竟界龍蛇混跡凡聖同居不為虛矣

朔州慈勇大師未詳受業名氏其道行博識遐迩欽

伏天會壬子季復遊臺山與其徒史法師等百餘人同宿真容院史亦總尊人也一日遊大華嚴寺忽於寺側見祥雲自東而來五彩畢具又於雲中現文殊大聖處菡萏座獲後視之上及善財前導于真為御彼離後從暨龍母五龍王等執珪而朝自餘嶽府傳帝奇相異服千狀万態而能盡識大聖自髀手舉衣帶搖曳第不聞其聖語迤邐自西而去觀者千餘人四衆歡喜歎未曾有當是時也真容院遇迴祿之餘始欲興復由斯祥瑞四方擅信輻湊施財施力者雖恐後至真容院大殿不日而成功切切現土現身非徒設也

僧永洲者晉陽郡人也姓王氏天眷末来游五臺遍觀聖跡寓真容院仰慕聖境久而忘歸一日衆集擇菜忽視衆人面衣服盡作金色　覺神情驚駭欲言之恐人疑怪唯自慶幸始悟臺山之衆皆是菩薩眷屬金色界中人也後開長興大禪師以人天眼目提挀於雲中乃往趨法度展師資之禮果有所得因衆晉請話及臺山所見事跡鴈門圓果寺僧晉安能會其事也

廣清涼傳卷下

音釋

籛則前切　饋具位切　昉甫往切　綽切　息蓋切

灑音免　鐙音正　袱切　蔚切　贑切　賁方切　賚力代切　擢直角切　遄市切　賁切

臺元匪切　臚許云切　憚丁切　褰在到切　謙切　裕自到切　猊五兮切

重雕清涼傳序

白馬東来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宗以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焉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群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法祥光以逮覩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昔有沙門慧祥與廷一者皆緇林兕化之人洎丞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

世相望同心賛翼慶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乃廣捜見聞與目所覩覩編次成秩慧祥始為清凉傳二卷延一復為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始又為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作為詩頌賛偈附名傳末星聯珠貫粲然具錦之文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内雖未身詣靈嵒目瞻聖跡但覧巻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之益未易可述偶回禄之構災致龍文之俱燼不有興者聖功神化歳久弗傳東安趙琉以酒官視局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即日主僧顯捐橐金以助緣僧正明淨諸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刀

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僦工鏤板告
成有曰趙因造門囑余為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
點僧善輝相繼以書為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
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
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
眩衆故為之書

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序　善輝

保定府來寧寺住持宗綖　首座宗綸　同助緣

比丘法浩　祖泉　永政　恭亮　善綸　善杲　正壽
　正清　正欽　福德　正書　正泰

比丘尼悟喜　覺圓　祖興　祖志　湛訪　智順　悟能　善能

續清凉傳卷上

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英

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爲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邵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師幷閒乎後五月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以驗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即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會天寒恐冰雪封途一宿遂出山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群盜未獲以職事督捕晝室齋戒來遊六月二十七日壬寅至清凉山清凉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注歲崔提舉嘗

於此見南臺金橋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子何人
哉既抵金閣日將夕山林漠然無寸靄僧正省奇來
謁卽三門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有白雲縣容如敷
白氍省奇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
光相商英易公裳燃香再拜一拜未起已見金橋及
金色相輪輪內深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月之射雲
成色既而瞑黑山前霞光三道直起則所疑益然自
先矣癸卯至眞容院止於清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
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北浴室之後則文殊所化
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足跡堂也知客 警曰此處亦
有聖燈舊有妳僧請之飛現欄杆之上商英遂稽首

敬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成砌北山有大火炬僧言聖燈也瞻拜之次又現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睺殿左右各現一燈浴室之後現大光二如掣電金界南溪上現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人也因念曰豈寺僧遣人設一大炬以見欺耶是時僧已寢即遣使王班借職秦愿排門詰問僧答曰山有虫虎彼處無人行亦無人居商英疑不能决又覩燈光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碧忽分忽合照耀林木即默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啓曰聖境殊勝非我見聞凡夫識界有所限隔若非人間燈者願至我前如是十請溪上之燈忽如紅月浴海騰

空而上放大光明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咏[illegible]圓大珠商英遍體森颯若沃氷雪即答曰疑小已斷言已復歸本處光滿溪上秦愿等自傍見之如金色身肉屈而上妻挈所見又異於是有白領而紫袍者螺髻而結跏趺者伏斂者戴魚者老僧曰此金毛飛師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寶燈雲收之後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甲辰至東臺玉色祥雲現有白圓光從地踴起如車輪百袍商英以偈讚曰雲貼西山日出東一輪明相現雲中借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落斷空相次大風雲霧奔茲如欲傾崖裂壓主臺僧曰巡檢下兵適持肉燒煑

不可禁頸來日昇去七月乙巳謝巡檢兵甲泥斃于
北臺晚倴于中臺大風不心四山昏晦詟苛失色臺
側有古佛殿商英令掃灑携家屬祈禮所與俱者詟
臺住二人指使蒼頭虞候二人茶酒二人九陟數步
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低而西北隅開即布
碧琉璃世界現万菩薩隊仗寶樓寶殿寶山寶林寶
幢寶蓋寶臺寶座天王羅漢師子香象森羅布護不
可名狀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曲柄悠揚文殊
師利菩薩騎師子復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俯
仰臺主臧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相相顧
候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則從兵潛有隨至竊窺

者矣日漸暝北臺山畔有紅炬起商英問秦思此處有何人燒火思以問訾訾以問臺主臺主曰彼頂崖巨石且大風皷山何火何停必聖燈也瞻禮之次又現今燈二隔谷現銀燈一如爛銀色適會沿邊安撫郭宗顏遣人馳東來商英指燈視之曰汝見否曰見曰為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東於是再拜敬請願現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未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之間在百步內遠則光芒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琢大寶椀內貯火珠明潤一色拜起之際復歸本所于時臺上之人生希

有想慇懃再請連珠復至夜漏將人寒凍徹骨拜辭下山東燈即沒二燈漸暗商英曰業已奉辭瞻仰之心何時暫釋發是悟已於一紺輪中三燈齊現如東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是夕大風達丙午昏霾亦然商英抗聲曰昨夜中臺所見殊朦如此今日當往西臺菩薩豈遠我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罩臺頂況幣已所見如初心無琉璃世界耳遂遊玉華寺與壽寧寺還真容院邦宗顏及代州通判吳君偁五臺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歎不已揆其閒而知之亦若商英曰鄉之傳聞也是夕清輝

闕前再見金燈如至之初道人白郭昊等五人同觀浴室後之松上忽現群燈如連珠諸君各拈額再拜頃之光隱衆散羅簇駿側現大白光如流星降浴室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昊宗東寨張之才還比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與吾監鎮曹諝晚登梵仙山曹諝曰昨夕闕金燈見竊於公守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諝曰在空中聿扣頭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之若在溪上君自下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言曰為二君請五色祥雲即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西南隅天色鮮廓慶雲絪緼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

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又啓言顯現隊仗使二人者十見言訖欻然布列二君但嗟嘆而已既暮欲去駒視之際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僊雲氣而現者當隱隱沉滅豈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止清輝閣念言翌日且出山寶燈其爲我復現抽扃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貫於松梢合爲一燈光明照耀苒苒由東鼇而南行泊於林畫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睽是迹殿及龍山之側兩燈一時同見商英即發願言我

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眷屬者願益見希奇之相
言訖兩燈揮躍交舞數四商英觀是事已發大誓願
期盡此形學無邊佛法所有邪濫殺生妄語倒見及
諸惡念永滅不生一念若差願在在處處菩薩鑒護
於是南北兩燈黃光白焰前昂後鞞騰空至前尔時
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商英先至羅睺足迹殿見其
星宇權弊念欲它日完之其夜足迹殿所見燈尤異
即以錢三万付僧正奇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
仝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碑與龕存因閱碑中所載
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真丈夫哉
以偈贊曰聖九路上絕纖痕解脫文殊各自論東土

西天無着慶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巳夕寺前慶雲見紫閣成蔡問仝曰此寺頗有靈迹否何因何緣現此瑞氣仝曰開皇祐中甞有聖燈商英曰審有之必如我請問其方曰南嶺昏夜敬請嶺中果見銀燈一嶺巉見金燈二旦比之真容院所見少差甘巳酉至秘魔巖未至之十里自臺有白氣一道直貫巖頭巖前見文殊騎師子既至巖則天色晦昧殊失所望有代州園果院僧繼哲結廬於山之陽閲大藏經不下山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居山之久頗有見否哲曰三年前巖上門開有褐衣黄衣紫衣僧三人倚門而立久之復閉又崖間有聖燈哲關而未之見也哲乃曰

天色若此堂貧遺住庵無状致公空來空去乎雖然
願得一篇以耀愚兇迷拂壁寫一偈云閬畫龍官五
百為三年不下秋發愚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如來
鶻臭衫寫偈已出庵堂見愚口有金色祥雲光彩奪
目菩薩乘青毛師子入於雲間商英曰今夕大有勝
事必不空來也愚崖百仞嵯峩壁立峯巒挐東向空
崖再拜敬請逡巡兩金燈現於赤崖間呼主僧用兩
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闔傘家歡呼人人背仰首
見之誼譁盈庭九七現而隱處請累刻崖西如漆用
曰聖境獨為公現豈與吏卒共邪幸少需之人定用
來白曰左右聽英可再請也商英更衣俯伏處於初

請怨於崖左見寺身白光菩薩立於光中如是三現
商英得未曾有即發大誓願如前又唱言曰我若於
往昔真是菩薩中眷屬者更乞現殊異之相言訖兩
大金燈照耀崖古商英又唱曰若菩薩以像季之法
付囑商英護持者願愈更示現言訖放兩道光如閃
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杪於是十寺主僧及
其徒衆確請曰謹按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
山從昔已来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
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万人俱常為說法即我
山中衆聖遊至不知過去幾千劫矣自漢明帝後魏
北齊隋唐至于五代已前歷朝興建有修無隳我太

宗皇帝既平劉氏即下有司蠲放臺山寺院租稅厥後西朝亦罔不先志之承比因邊倖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為土丘所有開畬斬伐發露龍神之窟宅我普寺宇十殘八九僧衆乞匃散之四方則我師文殊之教不久磨滅今公於我師有大因緣見是希有之相公當為文著記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之人以承菩薩所以付囑之意商英曰謹謝大衆難哉言乎人之所以為人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體之於觸意之於法不出是六者而已今乃師之書曰色而非色也聲而非聲也香而非香也味而非味也觸而非觸也法而非法也離絶乎世間所謂

見聞覺知則終身周旋不出乎人間世者不以為妄則惟矣且無止欲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及後世耶已而郭宗顏吳君備以書來言曰假公之力獲覩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今皆驗矣冥有紀述以信後人商英三思曰以聖語凡以察語喧以妙語龕以智語愚以真語妄以通語塞以明語暗以洪語纖以吟域不相知分劑不相及辟之阿脩羅王手撼須彌山而蟭螟不能爭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天下而蟭螟不能飛尋丈商英非不顧言懼言之無益也或曰若嘗知唐之釋法照乎大曆中入化竹林寺慮生疑謗不敢妄傳忽見一神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

何不實記普示衆生作大利益今君欲避疑觴乎作
利益乎傳百而信一則傳千而信實傳萬而信百矣
百人信之一人行之猶足以破邪宗扶正法況百人
能行之乎商英曰善哉斯乎吾一語侔安百千億劫
淪於惡趣謹書之以附淸凉傳後又述

淸凉山賦并詩附之卷末云莫綠號用

夫淸凉山者大唐東北燕趙西南山名紫府地號淸
凉乃菩薩修行之地是龍神久住之鄉冬觀五頂如
銀夏觀千峰似錦寔文殊之寵宅號衆聖之園林鐘
磬響碧峰之間樓臺鎖白雲之內常人登禮解脫忘
軀俾客登臨群魔頓息此乃不離聖境有十二區之

大寺乃號百靈之名藍時逢春夏乱花攢就極樂天宮每遇秋冬松影排成兜率內院入迷霧尋九洞雲遮瑞草靈苗惆悵吉祥奴理難窮文殊現老相之中羅睺化嬰孩之內閉僧貪道多歲五百龍王病患殘殍每隱十千菩薩歌樓茶店恒轉回諦法輪酒肆磨沽普現色身三昧飛蠅蠓蟻皆談解脫之門走獸熊羆盡演無生之法今觀諸方遊禮遐邇交朋若到清涼境內莫生容易之心此乃識則不見見則不識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者矣

東崖

迢迢雲水泱峰巒漸覺天低宇宙寬東北分明觀大海西南咫尺望長安圓光化現毬千顆祥日初昇火

一團風雨每從嶇下起那羅洞裏有龍潛　南臺
迢迢策杖上南臺北望清凉眼豁開一片煙霞籠紫府萬年松徑鎖蒼苔人遊靈境渉溪去我訪真容踏頂來前後三二知者少衲僧到此甚徘徊　西臺
寶臺高峻足穹蒼獅子遺蹤入水傍五色雲中遊上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三時雨洒龍宮冷一夜風飄月桂香土石尚能消罪障何勞菩薩放神光　北臺
北臺高峻碧崔嵬多少遊人到便廻怕見目前生地獄愁聞耳畔發風雷七星每夜雷峰頂六出長年積澗盃若遇黑龍靈傑者人間心念自然灰　中臺
中臺岌岌最堪觀四面林峰擁翠巒万壑松聲心地

潑數條山色骨毛寒重重燕水東南闊漠漠黄沙西北寬總信文殊歸向者大家高步白雲端　總詩

五頂嵯峩接太虛就中偏稱我師居毒龍池畔雲生慄猛虎岳前客路踈水雪滿山銀點綴香花徧地錦鋪舒長閑座具長三尺方占山河五百餘

右題古并淨明塔律詩一首

月滿汾川寶鐸寒誰來此地葬金棺育王得道行室際尊者飛光出指端天上凝雲常覆定人間刼火漫燒殘三千世界無留跡聊向閻浮示涅槃

續清凉傳卷上

比丘尼淨善　善圓　德玉　善聰　善喜　真泰　張䋲

續清涼傳下

傳既成遣人以錦囊盛一本齎疏一通以八月二十八日至真容院文殊前表明疏文曰近者親詣臺山獲睹聖像慈悲赴感殊勝現前慶雲紛郁於虛空寶焰熒煌於嵒谷阿僧祇之隊仗不可說之聖賢大風昏霾僉彰瑞相赤壁峭絕更示真身商英直以見聞述成記傳庶流通於沙界或誘掖於信心使知我清涼寶山眷屬万人之常在金色世界天龍八部之同居和梵宇以贊明冀導師之證察僧正省奇集僧眾八十餘人讀疏訖菩薩殿内忽現金燈四十餘徧閣英思有以歸奉者即自塑泥像以十一月出援民兵

八日齋像於菩薩前發願其文曰一切處金色世界真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緣所以有在無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我是以接體歸依雨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覺城東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十刹土纏綿於十二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刹那之方便開無始之光明揣俗垢之已深恐慢幢之猶在託之土偶明此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真孰妄十方幻而我形亦幻何異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足於妙峰山頂貫辯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段之身更顯希奇之作讀文訖殿內現金燈三其日大雪雪

止之後五色祥雲遍空其夕清輝閣前羅睺殿左右現金燈十四黄嵬嶺上現大白光三翌日五色雲自辰及申盤繞不散至夜雲作商英視曰昨日銀燈光熖微細與六七月所見不侔豈商英黑業所招抑聖賢變化亦有春夏秋冬之異常聞諸佛諸大菩薩身光幣映魔宮猶如聚星若隨時小大則一大藏教乃是虛言於是閣前雲中現向所見大金光三商英即踊躍拜辭曰大雲現燈非所求也命開菩薩殿取續書所見於後既開殿愛慕不能自已又視曰待罪本路儻未罷去明年五六月乃可再來頗更一瞻光相滿頤而去良久於閣前再見大金光四明年夏六月

以并亢旱詣山祈求雨澤因安奉羅睺菩薩聖像乙巳平旦至中天閣東南林麓忽變金色有青赤光直起鮮明奪目移時乃隱日昳登清涼山有五色異氣為菩薩騎獅子之像丙午至真容院具威儀迎所安羅睺像比及寺門而報者曰殿中燈且現矣既謁菩薩瞻仰之次頂上寶蓋忽尓明朗主殿僧曰此殿幡蓋無數掩蔽稠密而頂蓋最高隱莫能辨今爛若此未之有也是夕東臺泊羅睺殿左右現十餘大金燈往來上下或移時或移刻或良久丁未詣菩薩前白言華嚴經中世尊八處放光表法此光若是法性本有無相之光視之不見則商英不疑若是諸佛果德

圓滿之光使人可見則顯爲示現於是頂上寶盖忽然通明孔隙流光迸射四出已而樑領開如意開各於寶光燁燁閃動又於殿前金蓮花葉燈焰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俗千數雲集呼而視之數呼震動繼以悲泣各各歎言無始以來罪戾深重請從今日改往修來戊申諸中臺日將暝四山青黯忽有異氣橫跨北臺山如爛銀刻劃長十丈衆呼曰銀橋現商英曰非也此始白銀階道聖賢所遊躡者也俄而現寶燈一分而爲二時有遊僧十數人已歸臺屋上宿呼而視之衆僧叩頭念佛商英曰此處當有三燈各各諦觀良久三燈齊現商英取續傳示之曰吾去

手所書如東方心宿豈妄語耶己酉太原僉判錢景山及經畧司管勾機宜文字邵壎來會於東臺而商英已還真容院即遣人招二君還二君曰適已於東臺見圓光攝身光矣但未見聖燈也是夕遂與二君祈燈而觀焉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無數辛亥往秘魔嵒未至嵒之三里直光現既至嵒而盧舍那佛面門放光照耀滿殿初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五壬子出嵒於空中現金橋一此橋不依山谷不依雲氣不假日光亘空黃潤如真金色嗚呼當處出生當處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行也既以早祈雨在山三禱三應但須臾即霽癸丑還

至代州大雨弥日將槁之苗變爲豐歲商英即以其
事奏聞其畧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文殊
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接靈光寶焰殊形
異相赫奕顯耀莫可名狀是時四方僧俗千餘人同
共瞻覩歡呼之聲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降弥覆數
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農夫愁嘆及其歸也禾麻蕎
菽青緑生動村落謳歌指俟大稔此蓋朝廷有道衆
聖垂佑有司推行詔條布之於名山異境其應如響
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庄太宗皇帝平晉之
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謗脒朝廷其地爲
山荒遂標奪其良田三百餘項招置弓箭手一百餘

戸因此逐寺詞訟不息僧徒分散寺宇瓌摧臣累見狀乞給還終未蒙省察臣竊以六合之外蓋有不可致語之事彼化人者豈規以土田得失爲成與虧但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取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欲乞下本路勘會如臣所見所陳别無不實即乞撿會累奏早賜施行雖然如是彼大士以十方三界爲一毘盧遮那座體而商英區區以數百頃田說之其志趣狭劣不亦悲乎

附傳　續傳既行信而遊者發於誠心靡不感應四年二月本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劉友端於羅睺殿前雪中祈見金燈一分而爲三躍而上者一五

月末轉運司勾當公事傳君俞於中臺祈見圓光五
攝身光一清輝閣前兩中飛金燈一經略司帷備差
遣潘環於清輝閣前松林中祈見白光三道直起万
菩薩隊仗羅列金色師子遊戲奮迅金殿一圓光三
圓光中現佛頭如地踊狀一菩薩騎師子一白衣觀
音一金橋三銀燈一而往來者八金燈三而明滅者
十五環自以三世奉羅漢一生以醫術濟人而未覩
羅漢藥王相狀默有所禱行至金閣空中現大金紅
一上有羅漢數百行者立者禮拜者又行至藏頭見
白雲西來藥王菩薩立於雲端方冠大袖皂條皂屨
凡環之所見獨多且異不可具紀六月末僧益約自

京來施金襴袈裟及齋內中香來監鎮曹諝晨至菩
薩殿焚香之際殿前長明燈上忽吐大金光如車輪
飛照殿中經畧司勾當公事李毅侍其母魏及陽曲
縣尉江法之母王氏遊祈見圓光攝身光直光金燈
毅以書來言曰令月乃知續傳非虛也資政殿學士
知河南府李清臣聞之曰文殊與釋迦文異名一體
雖已爲古佛其實壽蔽天地示跡垂化尚爾老婆心
龍圖閣學士本路經畧安撫使曾布曰布昔移師廣
東遊廬山天池登文殊臺大風振林木昏霾咫尺不
辨道路燈燭火炬俱滅而下視莽蒼中金燈四出或
遠或近或大或小或隱或現會夜分寢所見蓋有

未盡者然大風所不能排昏霾所不能掩非大光明
無量神力不可思議其孰能若是予頗言之難信不
敢紀以示人及觀天覺續清涼傳則布之聞見未足
怪也或謂商英曰外道波旬大力神鬼山精木魅皆
能為光為怪子何信之篤耶荅曰爾所謂光怪或道
聚蠢或見試之或正法將勝出而障之今吾與諸人
目視決未有以致光怪者夫何疑哉
元祐庚午權守祁陽時提刑張公行部過郡以所續
五臺清涼傳記出示於權乃張公前領憲河東日紀
五臺山文殊菩薩化現之事殊勝奇異豈耳所未聞
目所未覩權閱之再三恨未得其便以瞻禮聖境然

渠渠惓惓之心未忘於宿緣也一夢高僧留數然永禮拜禮傳呼菩薩出現旛亦從而瞻望父之既覺則以謂精神思慮所致默且記識是歲五月忽謀見龍發副殺之往偶偕友相告曰夏暑長途可畏白雲自澗底湧出直上者奇曰此祥雲也睇山如銀屏壁立不動須臾見圓光四最後現攝身光一環如車輪五色燦爛無可比擬者不假雲氣不假日光見於盤石之上相去目前無數尺之地自見己身首影於光相之內移刻方散僧衆咸相謂曰見圓光於雲中屢獲瞻禮若盤石之上只尺之間從來未之見也共觀者百餘衆莫不叩頭作禮起敬信心讚歎其至誠感應如

此少頃雲散霧合繼之微雨遂與衆下臺適以之官
異日出山舉以自信之篤不復語諸人以證今日所
觀光相信乎昔日張公所見聖像殊勝寶光寶燈豈
妄語哉翻遂作書以告其事於張公公答書云先自
得公書欲遊臺山出於至誠必知有所見否知古人
無量劫修行因果不昧豈可與凡俗道也繪傳後可
序述而所見并詩於後不以誇人要與天下人生信
心此受佛記莂之意也翻故書之後之覽者以予言
是耶非耶噫待信者而後信之予言固無妄矣

補系云諸佛出世乃無相化感十方菩薩與悲施
神變普攝萬類悲心太切捨頭孤深凡聖同居能

妣湜住其瑞應以無窮故筆舌而何能盡矧復寶山開皇迄前唐宋已後殆於今時先賢後聖士夫高流莫不遊覽觀斯勝境愜悅心所以集傳記篇賦詩讚頌極不可勝數今僧智本山番後一代寺院、勅賜廣緣寺僧綱司僧綱道海閒暇披閱傳記前後中間內失四板有缺頭尾仍及全篇謹命華嚴寺住山祥公瑞雲　等博覽時古傳記內檢討原失文節撮拾補注輒於續傳內特命雲居僧圓融筆受幸清涼擬拂雲寺住山大方助貲命工刊梓流行庶不失泯神功瑞應之云耳

奉議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措置會計河東路財用

錢盖一心歸命敬白
大慈大悲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伏念盖幸生
人世忻遇好時得男子身六根完具偶緣世賞獲齒
仕途愧無補於事服徒自盈於過惡而況經無量刼
造罪等恒河沙自非夙荷於覺慈豈免永沉於異趣
用是久虔一念願至五峯澡雪其心懺揚其咎今者
幸緣將命恭叩　靈場瞻
萬德之容儀覩　千種之光相豈惟見所未嘗見實
亦聞所未嘗聞退顧冥頑真為榮遇既神變懺謹稽
首拜手而說偈言
稽首文殊師　昔為七佛祖　曾發大悲願

廣度諸有情　念彼東北方　是爲清涼境
龍神五百俱　眷屬萬菩薩　設化於此土
示現無量光　聞者嘆希有　何況目所見
我於曩劫中　曾種種供養　今復得親近
瞻覩異於常　念無始劫來　有塵沙數罪
一獲光明相　釋然盡消滅　又念諸衆生
與我同體性　乘此勝妙力　離苦愁解脫
我今永歸依　敬禮發弘誓　願盡未來際
常居佛會中　一聞微妙音　即證無上道
十方虛空界　一切諸有情　盡願同我心
速悟無生忍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八日拜讚